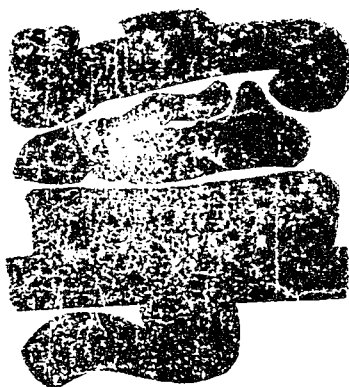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名著



阿志巴夫  
梭得 吳玲譯



經緯書局發行

上海。北平。重慶。成都



小 引

阿志巴綏夫 (Michael Artzybashev) 是俄國的有名的小說家戲曲家。他和虛無主義發生深切的關係，並且是極端個人主義的典型，又是鼓吹革命熱烈的份子，在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生於俄國的一個南部的小市鎮上，他的父親是一個軍官，因為平日清白，又不曾催奉上司，不久便退了職，他的母親籬萊珂秀姿珂也是著名革命家的曾孫女，當在阿氏三歲的時候，患肺病而長逝了。他的父親不久也病卒，所以他窮困得連買一個麵飽錢也沒有，整天縮在屋角裏，忍飢耐寒，當時幸而遇到他父親的朋友，時常補救他，並且送他到學校裏讀書，自從中學畢業以後，爲了維持他個人的生活計，天天寫稿，投到當地的小日報紙上去，但一面又專心研究他的文學，後來到了聖彼得堡的時候，他的文章爲一位雜誌編輯社裏的主筆所讚頌，因而聘他爲助理，於是阿氏在文藝家



3 1761 3234 2

中得到顯露頭角的機會，他的處女作是素斯里亞斯，接着便有「朝影、血痕」等的著作發表，因為他的作品描寫革命前夕中等階級的事件，情景逼真，又為了一九零五年他的無政府社會主義的小說遭禍，被沙皇忌視而逮捕，但不久和陀爾安夫斯基同時赦免，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因為阿氏的主義思想，不能容納，阿氏便退守舊業，到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無疾而終。

沙寧一書，是他最偉大的作品，為現代強烈的個人主義的唯一代表，因為阿氏個性剛強，重視自己，以個人的意思為絕對神聖權利，所以他寫沙寧和他的意志完全相像的，書中情節，細膩而濃烈，是描寫帝俄時代的無數青年墮落的痛苦，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大革命的帝俄，智識階級怎樣的奮鬥和流血。

編者

# 沙寧

## 第一章

沙寧幼小時候，就離開他的父母自由獨立的生存着，在他無防範的單獨的發展之下，好像茂林間的植物那樣自然的發展着。

沙寧回家了！突然的回家了！如果他的聲音笑貌全完改變他的母親和妹妹也許不會認識他，他表露着新奇的人格與態度，顯著得與前不同的樣子，高偉的身軀，寬闊的肩膀，雖然那種傲慢無忌的精神，但是他豐健美壯的動情，以致卜得他母親和妹妹熱烈地歡迎，可是他沉默而冷笑，寡言而侮慢，當他在暮色蒼茫中，他走進了他的家門。

晚餐的時候他妹妹發潛以富萊第 (Madimir) 那個奇人敬佩地注視



(南)

他意料他孤獨的生活中，必有一番不可思議的偉舉，但見他平淡的表露談笑，却使他也感到乏味了。

他的母親，在晚餐之後，很關心的嘮叨的追問他的生活，他似乎不願在母親前傾談，很簡單的把『吃，喝，睡』三個字回答她。後來他和黎澹同坐在花園裏的石級上，他却淡漠的演述他生活的過程，怎樣的捱苦受餓，流浪遊閒，怎樣參加政治鬥爭，又怎樣厭倦捨棄，但黎澹聽了，反感到冷寂的，而且羞怯而偏促，好像他是一個生客，以爲他這種生活平凡枯燥而且不耐煩的，顯見他是今天隨便明天的人，並且沉溺於喝酒與女人無生活理想的庸俗的傢伙，尤其他個人縫補過褲子！

沙寧的母親，因爲兒子沒有在社會上應有的地位，很沮喪的問他教訓他，但他還不關心的淡笑地沉默着。

『你將來預備怎樣？』

「隨便」

「這是你自己的事」他母親歎息着說「現在到花園裏去玩吧！景緻好呢！」

「好！黎澹你領我去，我却不知花園已怎樣了！」

黎澹豫夢裏驚回似的吁着氣站起來領他從小徑穿進去。

這荒蕪的園子，廣寬而遠大，黯黑的綠葉裏藏着寬闊的台坡，天晚了，慘黑而淒涼，濃蔭深處，蹲着一座空着的房屋，地毯和幃帷都已破污，對面滿堆着殘枝和死蛙的一條小徑，這宅子的附近，有盛花的花壇，和一張桌子，這恬怡的生活，都集合在這一個角落裏的。

他們走到沈褐無聲的密林中，沙寧突然的抱住黎澹的腰，一半含溫，一半帶暴似的怪誕的口聲說：

「你已變成一個美女，給你戀愛的第一個人，真幸福啦！」

他粗燥的肌肉，騎擦着柔滑的纖體，她羞怯得顫抖的掙脫了他的懷抱，像躲着一頭惡獸似的避開他。

## 第二章

次早陽光還在朦朧中掙扎，沙寧已在園中整理花壇了，母親對他說：「你應該先拔去四周的蔓草。」

「爲什麼？綠色的植物，我都一這的可愛呢！」沙寧微笑地說。

「你真是怪物！」

「你們才是怪物呢！」沙寧說着，進屋去洗了手，舒適地坐在花壇柳影下面的籐椅上，仰着自然爛漫的碧空，滿感到人生自然生存的樂味，好像沒有一些激起他前途的觀念。

瑪麗她很顧她的兒子虛閑無賴，便把懇誠辛勞的人生觀念，諄諄勸導。

問起他日後度日的計劃，沙寧總是沒意思的模糊的回答，並且說：「如果以後不再把沒意思的話麻煩我，我會快活。」他母親見他這樣古怪而狂誕傷心地和他搶白起來，那時恰巧他的同學拿非哥夫來了，他也勸他聽從他母親的話。

「要是你們兩人時常這樣對付我，我不如走了！」沙寧像恐怖的樣子喊道。

「那末我先走！」他母親生氣的說着走到裏面去了。

沙寧仍舊那樣坦然的向拿非哥夫要了根紙煙，吸着談笑。

「醫生好嗎？」

「不好！」

「怎麼呢？」

「啊！什麼都感到沉默，單調乏味！」拿非哥夫說：「



要另找生活。」

「這樣健美的少年，還不知足嗎？」沙寧問。

「是的。」

「你還需要一樣嗎？」沙寧沉思着說。

「我需要那嗎，你說？」他反問。

「你需要調濟你單調的生活，要一個公道的人生觀，但有人勸你遁世，你

又會害怕怎麼做？」沙寧答道。

「做什麼做叫化去……哈……」拿非哥夫回答。

「究竟怎麼啦？」

「嗨！我不知怎樣才合我的意。」

「喔明白了，是不在煩惱黎濤還沒愛你？」

拿非哥夫的臉頓時紅得像他所穿的紅綢內衣一樣，眼角間流動着兩滴

淚，喊道：『別那樣胡說。』

『真的，在你的心目中，宇宙間只有一個黎澹吧！』

拿非哥夫羞縮着在花徑上徘徊，他懷疑這種話在沙寧口中說出來使他

十分詫異，但又像抓住他一顆又痛又癢的心。

『黎澹現在那裏？』拿非哥夫不自然的問。

『當然和軍官們在外面閒遊，但這時候她會回來。』

黎澹這動人的笑聲在園子飛了起來，和兩個白皙豐美的少年軍官走過

了園子，黎澹斜視着她的哥哥伸過一條手去給拿非哥夫握着，他却臉紅紅地

緊握了她，妒意似的觀着軍官，但她每見他那樣羞怯的情緒，從沒有過動一次

憐憫他的心。

兩個軍官沙寧是認識的那個較長而白皙秀美的蘇拉丁，是一個騎兵的

營長，就是黎澹的愛人，另一個是副營長捷羅夫，他是一個不善辭令，而不甚活

潑的軍人。

「這裏的人誰最美？」黎澹笑着問。

「是，是你！」沙寧鎮靜地說。

「你該說我美得不能再美。」黎澹說笑坐在椅上，眼光向沙寧一瞥，她抬起兩臂，前胸的曲線，妖媚的流露着，她脫了帽，頭髮和紗面都攪亂了，笑盈盈的走進去整理，於是大家的視線，把她送了進去，然而又開始談論她的美點。

蘇拉丁以爲黎澹有動人的珠喉，希望她專研歌唱，而拿非哥夫妒嫉似的反對，以爲歌女不啻和女伶與妓女一樣的鄙賤，希望她去學習醫看護，沙寧說每個女性都希望儘量的表露她的美麗，她喜歡學歌唱，也是她的美德，他們都以主觀的爭辯着。

黎澹隨着她母親出來了，她母親說：

「你們一塊兒去散步吧！到晚時候回來。」

「好極了！」蘇拉丁說着挽住了黎澹很親熱地先走。

「我也能同去嗎？」拿非哥夫說神情很是懊惱。

「誰不准你同去呢？」黎澹微笑着說。

「自然一塊兒去！」沙寧說：「我不是她的哥哥，我也得要一同去。」

黎澹很敏捷的射了沙寧一眼，同時羞澀的一笑。

「你怎麼會說這種討厭話！」他母親嚴肅而不高興似的說：「怕你還以為很有意思的話呢！」

「不！我倒並沒有想到這個念頭，」沙寧回答。

他母親又在詭異的凝視，似乎很懷疑着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和感覺，她又認為人類不能單憑天性的本能就算數，須要經過社會的熔爐鍛鍊才好。在某一環境的地位上，便創造某一環境的人物，所以凡是學生都是革命家，凡是官吏，都是資本家，軍官們都是斤斤較量階級的人，就是偶然有個保守派的或無

政府派的學生和軍官，這是時異的，而沙寧的根底與教育，應該有適應於現代的表情與人格，而且他，更是他們所祈望的人，現在沙寧給予她們淡漠而無聊的影象，使她非常痛心。

沙寧呢？也很想討母親的歡喜，可是他想不出甚麼方法，所以他回房去睡覺，直到天暗才醒。

母親明知蘇拉丁向黎澹求愛，她又想：「女兒已二十歲，蘇拉丁又是好青年，很快要升隊長了，但他負債很多——呵！可怕的夢。」因為當蘇拉丁首次到她家的第二天，她就夢見黎澹穿着一身白衣裳，於是使她厄是寒心。

## 第二章

他們數人散步，回來天已晚了，他們愉快的聲音充滿了園子，黎澹紅透了兩頰，趕到她母親的面前撒嬌地說：

「媽媽晚飯備好了嗎？飯後蘇拉丁要唱歌呢！」

蘇拉丁和撻羅夫，走到客廳的鋼琴面前，黎澹溫柔的坐在膝下的搖椅，拿非哥夫在廊子裏徘徊，一聲不響，却不住地窺視她的秀容和盈滿的胸部，又在不停的追究她是否在愛他，他不善黎澹的愛，有沒發生，但他却下定一個奮鬥的決心。他踏着他脚下的地板，暗暗地周卜，他想，要是他的左腳踏到最後的一塊板，他不敢想下去了，如果是右腳，他預備向她求婚，最後他居然是左腳，他驚得滿身冷汗，但他却又認為這種是迂腐得太屬迷信了，他又鼓了他的勇氣，奮振了精神，不願失却機會，仍決定進行，那時他口燥心跳，繼而全身發抖。

「你這樣的跋來跋去，我聽不見唱歌了！」黎澹睜開眼睛說。

這時拿非哥夫才聽見蘇拉丁在唱歌，那曲子是：

「我也曾一度愛過你，你真忘了嗎？」

「心裏的戀火還在熱烈地燃燒呢！」

「唱的什麼是他做的曲子嗎？」他憤恨似的問。

「你不愛聽，請坐下吧！」黎澹厲聲說。「否則請看月亮去吧！」

「我不喜歡看月亮喜歡看你！」

「哈哈！一句笨的恭維話！」黎澹說。「還是靜聽吧！」

聽得又在唱：

「我知道，你不理我了。」

「爲什麼把我的愁苦憂悶你呢？」

嘹亮的琴聲和清脆的歌聲如銀一樣地穿過了暗綠的花園，在微風明月中，嫵媚地蕩漾着這夜景更是恬靜了。

「黎澹！」拿非哥夫喘息着喊道。「我久想對你講一句話。」

「唔！什麼事？」黎澹很隨便問。

沙寧悄悄旋過頭來聽着，蘇拉丁的歌已唱完了，又接唱一曲。

「你……你願做我的妻麼，黎澹？」

「做誰的妻呀？黎澹紅着臉，背向着他。」

「我……愛你極了！拿非哥夫呢喃着。」

「我從未想到這一點——但是……我始終像以前一樣的愛你。」黎澹從小和他陸熱如戚族，所以那樣吞吐的回答，而拿非哥夫的臉已經灰白了。

「再見吧！」他發抖的唇間露出一絲苦笑，立刻走了。

那時蘇拉丁從客廳裏踱到黎澹的面前，兩手擁抱了她，說道：「你在憂思什麼？」她聽了又喜又懼，她這新奇的刺戟，像每次他擁抱時一樣，他在敏慧和學藝上，他不如她，但她每和英美健全的少年接觸時，使她愉快而陶醉，她輕輕地說：

「會被人家瞧見的。」

蘇拉丁更放任的擁着，暴漲的慾焰，已猛烈的燃燒，他說：「你肯幹嗎？」



「幹什麼？」她伴問着，這話她每次聽到，就會顫動得神迷心醉。

「啊！我愛你，要親熱你，這樣我苦極了！黎澹！」

說着更狂熱似的擁抱了她，她如醉如癡，快樂而恐懼的發顫，像睡在雲霧一樣的神妙……她恍惚地擁了他的懷抱。

「可以！」她順口低說了一句，便她走進屋裏去，又反省這話太「無謂」了。

單獨的留下蘇拉了，微笑着露着光白的牙齒，他最初撲吻黎澹的時候，他見她古怪的黑眼睛，使他覺得恐懼，好像一面，讓他吻，一面很輕視他，覺得她是高出一籌的女性，因此也會爲了求吻的當兒，吃了她一個耳光。現在他想，倘有黎澹的慾望，已經她吞吐的答應了，他就覺得她也等於他平常玩弄過的女性無異，他自豪他的勝利，高貴純潔而有教育的女子，自甘投誠他了，他腦裏忽的出現幻裸的黎澹，俏媚的姿態，散亂的頭髮，像荒蕪淫穢的婦人，任他儘情地

猙獰他淫蕩的眼光，注視她柔潤滑膩的身體，他太陽穴猛烈的震動了，眼裏火星直冒，極力忍耐着，走進客廳裏去，沙寧雖沒有聽到他說什麼，但看見了一切，已很明白。

晚餐時，母親心緒不寧，黎潛臉容灰白，不言不語，蘇拉丁快樂而神馳，沙寧連連打欠，喝着白蘭地酒，餐畢，各自散了。

沙寧送蘇拉丁在途中的時候，便把類乎淫慾奢望的人以及怎樣人格的淪落如狗彘行爲的話，諷刺蘇拉丁，蘇拉丁醒悟似的唯唯着。

「喂！我高興和壞蛋們握手，來啊！」沙寧聳聳肩說。

蘇拉丁最後縐着眉頭說：「再會吧！祝你安睡。」就去了！

#### 第 四 章

薩寧、狄佐尼、姑拉和沙寧同住在這小市鎮上，他愛子愈利是莫斯科高第

工業學校的學生，因為和革命黨有關係，所以被禁六個月，現在已放逐回來了。雖然尼特拉也曾接到愈利被禁的信息，但尼特拉却不以為意，現在他愛子已回來，他也不願把事提起，來傷他兒子的心。愈利旅途困難，在他妹妹莉莉的牀上睡着了。

愈利睡到日落西山才從甜睡裏醒過來，他聽見莉莉和一個男子的笑聲，但是他聽不清楚那男子是誰。

「吃吃吃你醒了嗎應該起來了」

愈利為感慨時零漂泊的愁苦無結果的歸來更厭煩他妹妹那樣的歡悅。

「什麼使你那樣快樂？」愈利淡漠的問。

「你問什麼我是永不會感到煩悶的。」莉莉笑着說「當你在外的時候我們發起一所公共圖書館，進行很順利。現在我的工作很多呢！這種有趣的生

活煩悶是罪過的。」

「呵，有這件事嗎？」愈利說：「我什麼也覺得乏味。」  
「快樂些吧，過來我給你介紹一個可愛的青年。」莉莉紐時笑着說。  
走。

「是誰？」

「我的未婚夫。」莉莉羞澀地轉過身去，愈利雖然知道有一位在追求她，誰知道婚約也成功了。

「他詭異似的，在不寧靜的心緒中跟着他妹妹走到餐室，見那個古銅臉色的英俊的青年很從容地進了出來。」

「請給我介紹。」愈利說。

「呂式甫。」莉莉得意地說。

「我求你和我做朋友，並想我冒險。」呂式甫說。

兩人歡喜地握了手，很從容地交換他們親熱的眼光，呂式甫見他高大的

身體纖弱而又陰默，面貌雖然和他妹妹相像，但是態度卻正相反。

兩人都像有重要的互訴，愈利想問：

「你當正誠地愛莉莉嗎？但你不要欺騙，她是純潔而又天真！」

呂式甫也好像在答允說：

「是的，我除去愛她，我還能做什麼？單是他臉上的笑渦，已足使我迷戀了。」

兩人沈默了一回，呂式甫却問道：

「你被放逐什麼時候了？」

「五年。」愈利答。

尼拈拉正在室內徘徊，他本不知他兒子放逐的詳情，聽到這個意外的刺戟，含怒似的停了脚步，莉莉見她父親表現着這種神氣，理為到他的替，恐怕因此爭吵起來，所以她請呂式甫喝茶，想支開他的說話，可是呂式甫仍毫不解

意的問下去。

「你現在預備怎樣？」

愈利看見他父親那樣的神色立刻明白他的意思故意帶怒似的說：「現在不做什麼？」

「不做什麼嗎？」尼姑拉提高了嗓子突然的責備他說：「你該想爲父的生活期有限了，你不明白我絕不來束縛你，可是不能永久過這樣一輩子的。」

「是的，我不想做什麼，但希望你做什麼呢？」愈利反問他的父親。

尼姑拉本想嚴厲地教訓他一番，但他素來疼愛他的兒子，又不願和剛回家的兒子爭吵，所以發發火，發完了，但愈利含羞發火一樣的眼光，隨時在準備和他父親搶白，莉莉急得幾乎掉淚，呂式甫已領悟了這件事，他很不安地趕緊把話支開。

晚餐的時候，參非哥夫、荷芬納夫、西模諾夫都來了，他們本在街上閒遊蕩。

見愈利回家了，便一同來望他，大家說笑着，滿屋都快樂起來了。晚餐時大家喝着酒，拿非哥夫因為向黎澹求婚失敗，現在不安停的心緒，已寧靜了不少，他以為黎澹冷待他，原是他錯了主見，因在事前沒有準備回答她的話，但要求晤訪沙寧，恐怕見了黎澹難為情，因此他希望街道上，或在親友處，有機再碰見黎澹，他要求她憐憫，開始一個新的希望！因此拿非哥夫提議，邀集許多朋友，在寺院裏舉行野餐。

這寺院在離城不遠的山上，有曲折的河流，有平坦的大路，更有絕好的風景。

莉莉很喜歡穿林澗水游泳野宿，所以她很讚成。

「我們明天就去，各人都去請朋友來參加。」拿非哥夫說：「沙寧兄妹要不去約他們來。」

「當然，我們少不了野餐。」莉莉很頑皮地說。

「不我們也應該請蘇拉丁回來。」倚芬納夫惡意說。

「當然人愈多愈妙！」呂式甫微笑說。

接着他們都散去，愈利爲避免和父親的爭辯，所以托故送西模諾夫回去。西模諾夫是一個害肺癆病的人，他和倚芬納夫同在鎮上教書，他彎曲了身子，咳着嗽，一條孱弱的影子在月光下不住的搖擺，頭剛在席間談笑生風的樣子，判若兩人了。

愈利由學生生活中漸漸談到羣衆們缺乏革命精神的憾恨，啞噓不止。

「你看過倍北爾的演說詞嗎？」愈利問。

「看過的。」西模納夫答。

「你以爲怎樣？」

「我呀！我看我要就木了！」西模納夫不高興似的說：「你看見嗎？在我的後面時常有死神來觀察我，倍北爾，干我屁事，我今天不死，明天就會死了。誰聽



他胡說八道呢！」

愈利不作聲。

「像你！」西模納夫接着說：「心之所趨，都視為十分重要，但你要是像我那人快死的人，怕也不以倍北爾，或尼采，或托爾斯泰，或其他人說的話在意的。」

西模納夫又咳了一陣，又憤恨地說：

「我已在地獄裏了，很快的塌落我的鼻子，腐爛我的肉體，我還有心緒去理會人家的無聊話。」他最後幾字講得非常清楚，那種盛怒的樣子更使愈利窘迫得開不出口來。

「喂！祝你晚安。」西模納夫喘着氣說：「我進去了！」

「再會吧！」愈利也不由得歎了一口氣說。

他在路上寂靜地感到十分淒涼，銀灰光下的白場下荒塚一堆堆的散漫。

着他懷着冰冷的心情奔回他的家裏，回憶西模納夫的話，不禁使他淚下幾點清泪。他似乎常有人在說：

「你還活着在我的墓地的走過而我已腐爛得不可收入了。」

### 第 五 章

黎濟接到了請帖她很高興，因為她再想在悠漫無際的河上藏在銀灰的月光下再與蘇拉丁過一段荒淫奪魄的生活，但是沙寧是答允了。

這天太陽天氣萬里無雲，蘇拉丁和塔羅夫騎了兩匹壯馬來迎接沙寧兄妹一同去。

不一會他們趕上了莉莉愈利等一行人雖然擠上在一起但是大家都快樂愈利例外的只是沉默着，他還在奇怪西模納夫這高興地和常人一樣地談

諧而拿非哥夫和黎澹都是無猜地不時在喜弄嘲笑他們還在草地上賽跑，他倆中間顯然的表露友誼的親熱。

車馬到了約定的所在，草地上早有二位穿俄羅斯服裝的女郎和一位學生。他們先在忙着預備茶點。

一羣人活潑的下了車，莉莉和兩位養茶的女郎接吻，並且和衆人都介紹了沙寧。黎澹的介紹與愈利握了手，他感到每人都很有趣，愈利呢他和沙寧適得其反，倚芬諾夫卻很和沙寧親熱。因爲許多人中，都有競逐的，所以起初都很侷促，但是他們喝過酒後，便大家任意地嘲諧起來，賽跑呀！攀山陂呀！在這樣清朝而高爽的自然裏，心靈裏的陰沉全被洗濯得沒有了。

「如果誰都這樣跑，世上要滅去痛苦。」呂式甫面紅氣喘地說。

「罪惡也沒有了。」莉莉接着說。

「罪惡永遠是有的。」倚芬諾夫說得不是，一句俏皮話，但也引得人家大

笑當西模諾夫和他握手的時候日光已斜射在綠色的林子裏，於是黎濟提議搖船。

「愈利爲什麼你不開口？」黎濟問。

「我沒話說。」愈利微笑。

「愈利不輕易說話的，要有……」西模納夫說。

「要有正經的問題，對嗎？」莉莉接着說。

「問題來了看呀！」蘇拉丁說，指向河岸。

在峻險之處長草叢中有一個深杳不測的幽洞。

「那是什麼？」西乞魯夫問。

「是地洞。」倚芬納夫答。

「也許是鑄造戈貝克嗎？」拿非哥夫問。

「我要製造盧布。」倚芬納夫說。

「唔」蘇拉丁聳肩小聲說。

「蘇拉丁你勇士敢進去不」黎濱故意激動他。

「什麼」蘇拉丁有難色。

「我去」愈利高聲說。

莉莉和喬芬納夫都阻止他說他是呆子。

「呆嗎」愈利微笑說。「西模納夫請把籃裏的蠟燭給我。」西模納夫淡淡地遞給他。

「你真去嗎」那個茄沙啞啞女郎說。

「當然要去的」

「啊呀這樣黑暗潮濕的洞」沙寧說着，意思不讚成愈利去冒一個險。但是愈利從容不迫的點起蠟燭來，他好奇心的激發，跨進洞裏去。

「留心狼呀」呂式甫很關心的說。

「我有手鎗，」愈利說着，已走進洞中，石壁潮濕而濕氣，洞底崎嶇，足下發滑，愈利兩次幾乎滑入深窟裏去。他剛想坐一回，忽然聽到後面有腳步聲，和劇烈的喘息聲。他把蠟燭回照，驚異地叫了起來：「茜娜是你嗎？」

「是呀！我是茜娜！」她嬌羞的臉上，表露着愉快的神色，愈利很快活地迎接那個美女。

「我們繼續前進吧！」茜娜含羞地說。

愈利按步前進，危險的思想已被伴侶熔化了。他們找到幾條路口，但都已填塞，石角中倒着幾塊腐爛的木板，彷彿一口棺材，茜娜不免心寒，自然地靠近了他身子，他有這美麗的同伴，他便發生一種新奇的感覺。

「我們好像活埋，」茜娜接着說：「我們高喊起來，沒有人會聽見的。」  
「自然聽不見！」愈利說着，他腦裏更起了一個奇突的思想，在這樣的境地中，呼人不應，可愛嬌美的女郎，在他的掌握中了，他想……他立刻排除了

這卑陋的念頭，帶着微顛似的說：「我們放一鎗，好嗎？」

「這石壁會震坍下來嗎？」她說。

「不會的，別怕呢！」

「不怕你放吧？」茜娜退後一步，他硬開放，火花一閃，砰的接着一響，濃煙纏繞，那反應的鎗聲漸漸消沉了。

「不過如此！」愈利說。

「我們回去吧！」她說。

茜娜在前面走動，少女婦人的體態，又激起他一個邪念。

「我問你，茜娜！」他顛瘋地說：「你不怕我嗎？敢到這與尋不應的處方來，而且你又不熱識我！」

「我理想你很靠得住的。」茜娜紅着臉說。

「要是你理想相反呢？」

「那我就……投水自殺。」茜娜說話很低弱。

這純真坦白的話，已感動他起了憐憫的心緒，更感到自己的慚愧。當他倆走到洞口時，茜娜很滿意地對他微笑。

## 第 六 章

衆人見愈利和茜娜在洞裏，於是姿意地描寫他倆的情況，儂情地開他的玩笑，接着便在沿岸隨意散步，把紙煙火柴點着了拋入河裏，沙寧和倚芬納夫開懷暢飲，莉莉取着地上的野草，遙遙的拋着他們，有的唱歌跳舞，任意取樂，莉莉見他倆還沒出洞來，心裏十分的不安，突然聽到裏面傳出了鈴聲，她驚呼道：

「什麼事？」莉莉緊圍在她愛人的臂下。

「別怕！就是遇到了狼，這時也讓他們擊死了！」呂式甫竭力的安慰她，不



一會，黎渣輕聲地說：「別急了他們來了！」

剛才聽到輕微的脚步聲，茜娜和愈利已在黑暗中出現了，兩人全身塗滿了黃泥，走出洞口來，衆人都爭鬧着洞裏的情形以後，全體上船，這幽靜的黃昏，清明月朗，水面與空間，遙遙連接，銀星的閃爍，像流動的水晶球，船隻像懸在兩片浩淼的空間，陰鬱的密林中，飛出夜鶯的歌聲，茜娜不禁脫了帽，唱起俄國民歌來，音調高強而雄壯，很是動人。

倚芬納夫低聲讚道：「好歌呵！」沙寧高喊道：「動人啊！」一陣鼓掌聲，兩邊林子裏都響了起來，於是大家要求茜娜再唱，茜娜便轉換了清脆而和諧的聲調唱道：

「哦！愛情，我自己的摯愛，

我永遠不訴說分明，

我永遠不傾訴燦烈的愛情！

將閉上我一對多情的眼睛，

它們將看着我私蘊。

因過去的情愛日深，人們知道得很清，

爽朗的夜，銀色的星星，

黃昏細語在夢裏的叢林，

是啊！它們不會洩漏我深廣神聖的愛情，

但它們是默靜。」

茜娜唱着這別出新裁的詩歌，更使人讚歎敬仰，但黎澹聽見人家讚誦茜娜的美麗，珠喉，才智，她很妒嫉，便提議回去，於是大家同赴歸途，都感到疲倦而滿足。

## 第七章

三天以後的一個深晚，黎澹從外面帶來沮喪的神色，她癡呆地站着，愁悶的心緒緊緊的縈繞她，她像夢中醒悟一樣，她感到她和蘇拉了的關係太深切，自慙對他太屈服了，初時他要求接吻，她有一種權威作弄他，現在她整個的身體，已被他支配過了，他要吻她，甚而他要做什麼，似乎沒有拒絕的餘地，她痛惜她的貞潔已遭淫濫的人摧殘，她的一切已失去了自制的力量，悔恨也是徒然，「算了吧！凡事至後總有結果，」她繃着眉頭，尋出話來安慰她，「得了！我願把我的身體獻給惡魔的，多想則甚，現在也無從挽救了！」她懶懶地解開了衣服，讓衣裳落到地板上，兩臂高舉過頭，胸前跳動着，

「你還沒睡嗎？黎澹！」沙寧在簾外問。

「你嚇得我一跳！」她說着，靠近窗口，隨手披上一條披肩。

「怕什麼？」他接着窗口，眼睛發光的注視她，開玩笑地低聲說：「不掛披肩更美麗呢！」

黎澹不自主的又緊裹了一些惶恐地也靠上窗檻凝視着沙寧的笑臉覺得他的呼吸很急促的射到她的臉上。

「你真美麗極呀！」沙寧喘息着說。

黎澹覺察哥哥的眼睛混身在注視她，恐懼得轉過了她的身體。這憎惡的感覺，使她心冷若冰，平日她喜歡男人這樣看她，但她哥哥這樣看太意外而離奇。

「男人們都要築起自己的幸福城牆來。」沙寧見她披肩和內衣已滑下去，露着純白如酥的胸部來，這樣抖顫着說而黎澹恐怖得頭暈目眩全身顫慄起來。

「這話什麼意思？」黎澹懦怯的問。

「就是這樣！」沙寧吞吐着回答。

黎澹像受了感觸，很警機的退下來，吹滅了燈。

「這時該睡了。」她說，便關上窗門。  
燈光雖熄，沙寧爾影子在月光下尤顯得清楚，黎澹聽到長草上沙寧爾的腳步聲，竟使她心房劇震。

「我狂了嗎？」她恨恨問着自己：「多麼可怕！像他那偶然的一句話，我真不知恥，竟想起這樣事來，呵！我已經掉在深窟裏了。」她撲在枕頭上，傷心的痛哭，覺得自己太鄙陋而不幸，已非高貴純潔的處女了，今晚她哥哥這樣地侮蔑，可怕的注視她從來不會有過，她想，必爲她已經墮落的原故了！

## 第八章

德利素來很喜歡學畫，因爲在外面經濟拮据，又因參加了政治工作，所以沒有學好，現在的畫畫，是他消遣的好方法。

從那天認識了茜娜之後，他腦裏深刻了茜娜的影子，凡健美的體態，和倩

艷的眼睛的少女，他都幾乎承認是茜娜，他的心靈已被少女的美性和純潔所顛倒。他滿懷的熱望，想佔有那個天真活潑健全而窈窕的茜娜了。因此便想畫一幅『生命』的畫，他計劃了步驟，狂熱的開始工作，結果他想像那樣輝煌艷麗，健康畫出來却頹唐衰弱，這一幅『生命』有力的描畫處處顯出怪異醜惡，如果哭泣不是羞恥，他一定要痛哭起來。

愈利想到從前失望的生活，他的血液像冰一樣的冷，好像血液的循環停止了，看看那幅畫，衰弱得像死的他憤怒地用刀子把那幅『生命』圖刮去重勾輪廓，任他那樣喪氣的精神畫出一個『老嫗』枯黃骨瘦在一條幽暗曲折的荒徑上蹣跚着。他繼續工作有人叫他也不去，一會兒拿非哥夫來和他晤談，他也不睬，拿非哥夫傷氣的坐下來，他原爲在家苦悶，想到被黎澹拒絕而傷心，所以來會晤愈利。拿非哥夫想到他生命的慘痛面頰上爬幾點淚來，他見愈利畫着畫，絕不注視他，拿非哥夫懶洋洋地走向去看他畫着。

「好竭了……」拿非哥夫喃喃地說：「我在克萊報中賞識你的論文，真像江濤怒吼，可見你政治的活動，較畫畫更好呢！」

「文章有什麼道理，既不能鋤奸除暴，又不能阻止劫掠殺人，我真懊悔寫這篇東西。」

愈刺的眼前似乎又見他早年祕集會政治上的活動，宣傳冒險和挫折的事，滿腔熱忱，却博得羣衆們冷銳的酷視，他又想到西模納夫的話，更覺得什麼活動全無相當的意義，他悶得在房內只是徘徊，他想克制他自己的煩苦他說：

「我們出去散一回步吧。」

拿非哥夫欣然贊同，他希望在路上能夠遇見黎澹。

## 第九章

他們在大道上走了好幾個來回，並沒碰到人，公園裏的樂聲，在遠方聽來，令人煩厭，偶然遇見的，都是嘻皮笑臉的男女青年，不一會碰到沙寧和倚芬納去，他們要和他喝酒，愈利却不高興，拿非哥夫因為沒有看見黎澹，心裏暗暗地感傷起來，他也回去看病人了。

愈利又沿着濃蔭深處走去，耳邊忽有女人的聲音，在暗中喊他，他凝神注視，却是茜娜和她校裏的女教師都布番並坐在長椅上談笑，他走上去，本想坐在茜娜的身旁，但因怕羞，就在貌醜的都布番肩下坐定了。

「你好像心裏在感傷什麼事？」都布番吹起她乾薄的嘴唇問。

「你猜錯了，我正高興呢！」

「哦！沒有事，也要煩悶的！」都布番問。

「那末你的事一定很多了！」他說。

「無論怎樣，哭的時間總沒有！」



「我又不在哭！」

「可是你在生氣！」

「我的生活」愈利說：「事實不允我快活了！」他的臉又陰沉下來。

「有一位朋友的話，我認爲是生活最大的教訓。」愈利停了一會以後說。

「什麼教訓？」茜娜認真的問。

「因爲我是個不對生活貪婪的例實。」接着他便把過去的失敗和創痛，詳細的講了一番，他說自己信任有特別權能的人，被環境的暴力酷殘的壓迫，以及被同黨的誤解，和放逐漂流的實情來，却引起她同情的憐憫，同時都布番也感到他孤獨生活的淒涼，黃金時代的消沉，沒有享受過戀愛的快樂的憾恨，她便低聲問道：

「愈利！告訴我，你想自殺嗎？」

「問我什麼意思？」愈利反問她。

「唔……我不知道……」她說着，大家都沉默下來。

「你有過職務的嗎？」茜娜熱情地問。

「有的。」愈利迅速的回答，好像要在美女郎面前，買弄一些自己的趣聞，他們一同回家欣悅的談話，把愁悶都消失了！

「他真是好青年。」當愈利走後都布番對茜娜說：

「你要仔細！不要戀愛他呀！」她又用手指恐嚇茜娜！

## 第十章

第二天晚上愈利再到原地方去想碰到茜娜看看她柔和的表情談話有趣的問題，但一路上浮塵撲面，遊人匿跡，使他喪然若失，忽然碰到曾在野餐席上的遇見的西乞羅夫很愉快的揚起手臂在招呼他。

「喂！你在這裏幹嗎？」

「哦！我悶得要命，你到那兒去？」愈利沒精打采的問。

西乞羅夫便把今天開會的事講給他聽，並且邀請他參加。

愈利知道茜娜和都布番也在會裏，他很高興地和他一同去，因為他既可以探他們開會的情形，又能夠會晤茜娜。

他們到了學校裏，那一大間通暢的屋子已擠得水洩不通，莉莉茜娜和都布番見了愈利非常高興，很快樂的和他握手歡迎他。茜娜請他和自己同坐，聽講的，却是土耳其裝和長袍的男女兵士，婦女，以及穿得紅紅綠綠的小孩，場中一切齊備，接着便正式開會。

西乞羅夫剛硬單調地讀一篇普選的文章，人們都感動着靜聽，後來他讀得困倦而不堪，像唸經一樣的乏味，知識份子也都交頭接耳紛紛評論起來，愈利因替西乞羅夫擔憂，便告訴了茜娜，願意代讀。

休息後，茜娜向西乞羅夫提議這事，西乞羅夫便很快樂的讓愈利宣讀。

愈利旁若無人，登台屹立，開始朗讀起來，語氣激昂而雄壯，字字朗然，他每次與茜娜的眼光接觸，都見她凝神欣悅的向他微笑，他讀完了文章，台下便起了一陣掌聲，茜娜祇是笑容滿面，西乞羅夫握着他的手，表示感激，散會以後，西乞羅夫因和都布香要到萊多福去，請愈利送茜娜回家，愈利當然願意的。

都布香和茜娜住在一個荒蕪遼廣的花園中的一間小屋，在路上她講出許多欽佩他的話，所以愈利更得意地好像爲她幹了一件驚人的大事了。

茜娜到家時，請愈利同到她的家裏，進了園門，各處玩了一周，便在細長的草地上同坐着。

這時的四周像野宴的黃昏，茜娜單薄的上下衣潤白的酥胸約略可辨，她碧色的眼珠像流星一樣的閃動，她吐了一口氣，低唱着歌曲，歌聲悠細而熱情，嬌嬌地繚繞在黃昏的太空，中宇宙也像含情而冷靜，愈利如醉人似的呆坐着，含情的眼釘視着她，她閉上眼睛，更甜蜜而深情的唱下，去愈利的靈魂早融化

在神祕的境地裏去了。當茜娜一聲清朗的音調結束了歌唱時，四境益形岑靜，天幕中輕薄的浮雲無神地蕩動，微風掠過細長的綠草，輕弱如病人的噓喘，在香色中明耀的茜娜的眼睛轉向愈利。

「快爲什麼不響呀？」她問。

「這兒太快樂了！」他低語時，順手抓起一支露濕的丁香枝。

「是呀，這是很美麗的，有生實在是很美妙的！」她作夢一樣地回答。

一個神祕而蕩動的思想，透過了愈利的心，心靈益感動蕩了。蒼茫夜霞的草尖上，昇起了水晶般的露珠，茜娜微顫着說：「草上潮濕了！」愈利情不自禁的凝視她，丰勻嬌柔的肩胛，情緒更是不寧，她雖然見他的凝視，也會紛亂起來。可是她也很快樂，他這種表示，所以茜娜說：「我們走吧！」

他們從幽靜的曲徑中走出來，好幾次互相輕觸和初戀的人一樣地神祕，而愉快在遙遠的密林中，走過有露的野草，黑暗更加濃厚了，他想如果她過去

了外衣，全探着棉花般的身體，在濕潤的草地上奔到陰密的林中去，多麼美麗而自然的！可是他這思想並不敢告訴茜娜，像這樣靜默地走到門口，互相很安靜的微笑起來，茜娜見門口已洞開，聽見屋內有急促的腳聲，和開抽屜的聲音，茜娜已在黑暗中喊叫了。

「都布番回來了嗎？」

「茜娜是你嗎？」都布番驚惶地站在門口說：「呵！西模納夫快死了！」

「怎麼講？」茜娜驚問。

「真的，剛牙和我們許多人在萊多福家喝茶，還和拿非哥夫爭長論短，後來咳嗽大發，吐出許多黑血來，現在已送到醫院裏去，據呂式甫說：已不及挽救了。」

「他自己明白嗎？」愈利順口問着，又想起那晚月平的說話，他說：「你仍得生活着，你將經過我的墳墓站住，那時候……。」

他似乎明白的，都布番回答：「他還問我：『這是什麼？』」於混身發抖着說：「完了！呀……真可怕呢！」

「我們該看他去嗎？」茜娜問。

「我想是應該去的。」都在番慢吞吞的回答。

「我們就去！」茜娜肯定地說。

他們三人趕到醫院裏的病房，和西模納夫要好的朋友都趕到齊，見西模納夫躺在牀上，他那樣困難而侷促的呼吸和那種軟弱衰頹的神氣，差不多全無活相了。衆人的臉色都跟着生命殘餘的西模納夫漸漸慘白，都悄悄地在靜聽他呼吸的響聲。沙寧領着一個牧師和一個誦聖詞的人走進來，牧師問了病人有沒知覺以後，便穿上聖衣，替死者讀起禱文來，誦聖詞的聲音粗嘎而不和諧，然而茜娜已開始哭泣了，淚珠滾滿美麗的臉上，都布番也因而哭泣了。男人們的眼淚也不禁一顆顆的滾到地板上，誦文和禱告的聲音不高，姑娘們的哭

聲也更厲響沙寧觸着眉，很不難想，總算他忍住，沒有表示憎惡。

「啾星……呷屋……」的呻吟聲突然從西模納夫口中發出，引得大家都顫抖，但茜娜都布蕾拿非哥夫等立刻又哭起來，牧師肅靜地禱告，在他禱慈的臉上表示同情。而西模納夫的呻吟忽然停止了，兩片灰白的嘴唇緊繃着，稀疏的美髯垂下，再伸長他的四肢，瘦削骨格更驟响地高聳着，大家在恐怖中引起憐憫的意識來，然後沈肅地一起步出了甬道，牧師帶着祥慈而深沉的問：

「他的家屬知道嗎？」

「我實在不知道。」西乞羅夫說。

「我知道他有一個妹妹在高等學校裏的。」茜娜說。

「哦原來如此再會吧。」牧師說，用手指舉他的帽子。

「再會了！」他們齊聲回答，走上街道，各嘆了一口氣，互相告別之下，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



## 第十一章

西模納夫的病，他自知必死，及見他嘔血，他知道死期到臨了。都布番會說他很可怕是死，實際是她自己已恐怖罷了。對死者那種可怕的表情，也不因為怕死而表演出來的，西模納夫在初病的時候，他到很是恐懼，好像已定了死刑的罪名，不過等候一個死的時期到來，後來他感到「生必有死」的定律，他却並不覺得怎樣可怕，但是他知道自己是沒有希望的人，所以對無論何事都不願意去努力。

愈利從那晚聽到西模納夫的消息話到引起了一種離奇的感覺，所以西模納夫死後他精神非常迷亂，把生死問題時常在腦裏盤旋着，他想：「人在未生以前，沒有感覺，也沒有可怕，什麼也是靈去的既生而死也是生活機能能循環的終止時期，很平凡的，而且不是可怕的，況且人生苦多樂少，來時胡塗，去

時渺茫，什麼大能，大精神，無非多尋一些煩惱，死了倒可以解釋一切痛苦，在死的人也不見有甚麼痛苦，因為西模納夫的臨死時候，還在微笑呢？」他想到這裏，倚芬納夫追上他，請他和沙寧到他家裏去喝酒，藉此弔祭他亡故的死友。

席間的開杯酒，大家替死者祈福，然後開始狂飲，愈利喝得太多，已有些醉意，可是仍舊免強的喝下去，愈利又講到死者可怕，沙寧便笑他幼稚，他說：「人生非死不可，有生當有死，如果人類長時期的存在世界，還像什麼？地球上有的果實沒有長放鮮花，人類活着一霎的時光，就找尋一霎的快樂，慾望過高，滿足人生天然的慾望便減少，而且為慾望而催殘了自己的精神，活著不找尋快樂，等於已死的何異也？許死的人要比活的人快樂呢？」

愈利很憤恨沙寧，不願再聽他的話，他反斥責他是獸慾主義者，因此便乘辭辭回。

在路上夜色蕭沉，月光慘淡，西模納夫的話，又爬入他的心坎，他想到他自

已將來總有一天必須死去的時期，現在雖然活着，於是他更感到生的煩悶而可怕。

## 第十一章

茜娜和都布番出外訪夜愈利更覺生活單調而乏味，每天早睡晚起，差不多成了習慣，於是他每天畫畫或做文章，他意為社會民主黨不給他，做首領是錯誤的一面，又想怎樣和民衆合作——這莊重的題目隨着時間延長，下去還是感到無聊煩悶，拿非哥夫西乞羅夫也曾來看過他，但是他覺得他們全不是他所希望的人。

某天他去訪呂式甫，見大房子裏面擺着許多如印度棒壘、鉛、長刀、釣竿、魚網、煙斗等的玩具。

呂式甫很歡迎的招待他，要請他去打鳥，又取了許多獵槍出來，把機件卸

下來說用法請他隨意選一枝，又給了他許多子彈，愈利歡喜地回到家裏去。

翌日傍晚呂式甫騎了馬很快活地來邀請愈利，愈利便戎裝隨發在路中且談且笑，不覺已走到一片廣寬平坦的田野上。呂式甫忽然高喊道：「哥斯木……哥斯木」田野的遠處黑簇的擁着一排人，中間走出一個笨壯而鬚髮斑白的鄉人。

「呂式甫你來打鳥嗎？」他微笑說慢慢地走來。

「這位是誰？」哥斯木問。

「尼牯拉的兒子愈利。」呂式甫答，一面把馬匹交給他看護。

「哦，怪道像莉莉祝你運氣好。」哥斯木說着把馬牽到草棚裏去了。

他們走了許多路，才到一片大水的地方，河畔長着一叢叢的蘆葦，腳下的泥痕是濕潤天色雖已黑暗，但是水光反映天空，尚很明朗，接着便有三五羣野鴨，從蘆葦中飛出，盤旋在水面上。呂式甫斫的一鎗就擊中了一隻，斜落到水崖

愈利也放了一鎗雖然擊中了一隻可是找尋不到反而震傷了手處接着一陣亂擊濃煙瀰漫灰綠色的野鴨錯錯落落的跌下來這蔚藍的天空配着幾點晶亮閃爍的小星愈利快樂極了收入了鴨子便和呂式甫走到哥斯木家裏跨進屋子看見沙寧也在裏面坐在大倭瓜上微笑着因為沙寧也是哥斯木的朋友哥斯木也請他們在大倭瓜上坐了便要看看他們出獵的成績愈利便把鮮血狼藉的一堆死鴨子從袋裏倒出來有的還在血泊中掙扎。

「打了這許多請送我兩隻吧。」哥斯木提起一隻鴨子說。

愈利紅着臉道：「請你都拿去！」

「我只須兩隻。」哥斯木笑着說沙寧見了死鴨心裏非常憐憫。

不一會哥斯木請他們吃甜瓜這時候天色已暗透遠處傳來一陣男女的笑着跟着在黑暗中現出許多長短的影子來可是認不出他們的面孔哥斯木

別人的私事上去，接着又起了一陣脚步聲，先是一隻白尾紅色的狗，後來却走進嘴上留着幾根鬚子的老頭子，小眼瞪發出亮光，手裏執着枝鏹的前膛鎗。

「這是我們的祖父。」哥斯木替衆人介紹說。

「嘻嘻！你假打鳥嗎？嘻嘻！」他說話時變色的牙根都露了出來。

呂式甫遞過那枝前膛鎗，和愈利細心察看。

「還叫什麼鎗？這樣去打鳥，你不怕嗎？」呂式甫笑着問。

老頭道：「嘻嘻！有一次幾乎打了我自己，可道理說，不用藥帽能放嘻嘻不用藥帽，他說鎗裏有礮礮，不用藥帽能放，我用手指一撥，就砰的放出去了！幾乎打死我自己！嘻嘻！砰的一聲，幾乎打死我自己！」

他們都聽了太，笑得眼淚直淌，那個女子也笑得哭了，學着他的話：「嘻嘻！幾乎打死我自己！」

一個少年人的面，安詳而快樂的注視着沙寧。

呂式甫向哥斯木使眼色道：「祖太爺你要當心你的孫女兒！」

「少年人有什麼隄防的？」哥斯木不以爲意的回答。

他們別了哥斯木，駕車回來，愈利忽然幻想那靠在沙寧身上的那個溫文  
體雅的美麗女郎，心地裏一陣亂跳，「怕不是吧！我可不知道他這人，他

呂很嫉妬地感到沙寧很卑鄙。

「這美麗女子，我認識是那老頭子的孫女兒，沙寧真是個風流客！」呂式

甫笑着說。

愈利却不開口，他認爲沙寧是壞蛋！

「多麼迷人的夜景，我們趕回去吧！那裏有好幾個美人哩！」呂式甫聳聳

了！  
 愈利滿臉通紅，怒念忽然衝動起來，他趕歷儘看說：『不要了！我們該回去了！』

『莉莉在家等候我們呢！』愈利故意接說了一句話。

呂式甫打了個寒噤，不敢再說他們沉默地趕回家裏。

『你打算進來不？』愈利問。

『不，我還要看病去。』呂式甫別走了。

愈利覺察呂式甫也是個壞蛋，很替他妹妹憂愁。

### 第十三章

愈利把東西帶進門後，在花園的石階上碰到莉莉，他坐在她的身旁，她的頭倚在他肩上。

『你們玩得快樂嗎？』莉莉輕柔地說：『呂式甫呢？我聽到你們坐車來的。』



「他是個下流的壞蛋」愈利含怒似的說，但又隨意的答道：「我不知道，他說看病去的。」

「看病的！」莉莉瀟呆地接着說，默望着碧空間的羣星，開始靜思新生命的結論。

愈利奇怪他可笑的妹妹，竟變了鎮靜深思似的，同時更替她

「莉莉告訴我，你很愛呂式甫嗎？」

「你爲什麼這樣問？」莉莉很親暱而感激的挨及她的身體，她輕柔地回

答：「非常，是呀！」

愈利聽她的聲音內含有悲哀的成分。

「爲什麼？」他問，莉莉詫異地望着他，堆起了笑容。

「你這濶子，因你沒有嘗過戀愛，真的……他是善良，誠實，而正當……」

莉莉親她親暱地接觸胸中的怨憤，且經她解舒，猜不到禁動離着她愛人，確實她頭裏，應她備受他狂熱的接吻後，她低低地說：「我恨你！我恨你，你是個壞人！」『不說』答曰：『天孫善解，一尋非天世，世世……』

她時刻在想，結果她覺得他添壞，總之她需要的是豐美魁梧男子的熱情。在午餐時，愈利耐耐的注視她愉快的情形，她領悟似的輕對他說：「我知道，但我不能補救我兩精神。些愈凋謝免強。微笑，心裏喜歡她們這樣愉快的結束，但又整營于村有資產階級中戀愛的卑鄙。」

### 第十五章

青朗的秀幕，懸着三輪金色強烈的太陽，炎炎的暑氣，灼着熱毒的草米，露拉了穿着亞麻的內衣，懶懶地吸着煙，在一座清涼的樓房裏徘徊，搭羅美緩穿了內衣和馬褲，躺在椅子上，感着蘇拉了。他急需向蘇拉了借五十元，他已關

「呵！真兩派口，期待蘇拉了的回答，蘇拉那吞連疑着，因為他連日賭輸，這面盧布

蘇拉不能再有別的支出，他又看了搭羅夫一眼，他有些想惱起來，他想：「他已經問我借過二百五十了。雖然是好朋友，但也應怕羞一點，現在他又要求……不！我決不再借他了！」

「長官卑賤一點沒有了！」臉上生着滿雀斑的護兵，那樣呆笨似的說。

蘇拉子臉紅着，望到搭羅夫受眼。

蘇拉特去酒，還有些心，那護兵又說。

蘇拉這海滿個盧布呢？蘇拉河開。

那那長官已給給洗洗蘇拉護兵答。

「不錯。」搭羅夫紅着臉說：「我昨天叫他付的……那洗衣婦已經麻

我這星期了。

請不必解釋，蘇拉很刻薄的說：「我求你不要再用你這樣的自由。」

搭羅夫怔怔的低了頭玩着紙煙盒，蘇拉丁慢慢地開了櫃寫字桌的抽屜，「再給我買！」他忿怒地說，聲音似乎緩和了些，拿出一張一百盧布的紙幣交給護兵，那兵士行了敬禮去了。

那陣酒宴來以後，他抹着他的美鬍子一杯杯的喝下去，他的體色的已漸見和霽。

「黎澹昨天又來看我，好熱情的美女郎啊！」

搭羅夫老是沉默着。

蘇拉丁却並不在意，在他滿室徘徊的時候，他又想起一件神祕而甜快的事了，不禁笑說道：

「你知道不昨天我要和她……當初她還不肯……但結果……」

「好幸福的傢伙！」搭羅夫妒嫉似的高喊。

「蘇拉丁在家嗎？」在街道上突然的發出高大的聲音，好像倚分納夫。

「我在家呀。」蘇拉丁推開窗子叫。

接着室外起了一陣歡笑和雜亂的腳步聲，倚分納夫拿非哥夫墨林諾奇上尉，兩個軍官沙寧一齊出現了，大家快樂的進來，蘇拉丁裝着特別闊氣似的招待他們，請他們喝酒，又拿出好的菜來，大家又故意吵嚷，祇有拿非哥夫冷冷地沉默着，面上又表露着沮喪的神氣。

因為昨天拿非哥夫聽到全市鎮裏人關於蘇拉丁和黎濟哥無恥事，他妒嫉而羞憤，雖然他不全信高貴的，他所深愛的黎濟，不會和蘇拉丁發生無恥的事，但是他痛苦得，竟想自殺，所以他不能理解地渴想望見蘇拉丁。

「蘇拉丁我給你看一本關於女子的書，是托爾斯泰作的。」一位瘦長的軍官說。

「他對婦女已有特別的經驗，還要看托爾斯泰的著作嗎？」軍官說。

拿非哥夫冷冷地刺出了一句話。

「這話是什麼意思？」蘇拉丁知道他是來攻擊他了，但他反問他。

拿非哥夫在忿怒的理想上滿心想給他個結實的巴掌，擄他在地，槌命的打他一頓，但終於壓制着冷冷的道：

「從你的臉上已足夠知道了！」

「好了！先生們，什麼事情啊？」倚芬納夫說。

「不要管讓他們打個明白。」沙寧帶笑攔住說。

蘇拉丁睜大了有光的眼睛迎過來說道：「你似乎對我……」

「這並不是似乎的確是這樣。」拿非哥夫也迎上來說，接着便一陣呼嘯，羣臂揮動兩人對起手來，蘇拉丁給墨林諾奇等拉回去，拿非哥夫給沙寧等阻止，才免了這場爭鬥，於是拿非哥夫賭氣的走了。

大家聽着沙寧夫的提議，便圍坐着打牌，蘇拉丁又輸了十幾個盧布。

他們不久又爭吵起騾來，蘇拉丁粗言俗語的謾罵，恰巧進來一位新客，蘇拉丁面紅地迎接着，他看眼前那種路友的情形，和自己紊亂不堪的房間，好像是一個下等的旅館，假如那客人同聖彼得堡把那種情形宣布出來，他就不能在上流社會上站足了。但他却又敘述他的貴客來，跨耀自己的高尚。

這客人名叫波微，是聖彼得堡資產階級中有名望的人，而且他還有規模宏大的工廠，就是他身上的白色服裝，和脚上那雙潔純的白皮鞋，已經顯出他高貴的神情了，他驚異着滿地的啤酒瓶，煙頭，和雜屑，使他偏促得像無地可居，他略談了一回，立即告辭，並且他說明旅館的地方，得暇再來望他。那時候，便有網兵士進來說：

「長官，有位年輕小姐來了！」

蘇拉丁吃了一驚，他知道定是黎路，她送了波微走後，轉請搭羅夫代購，他便匆匆忙忙地去看年輕小姐了。

## 第十六章

蘇拉丁看見自己的牀邊斜坐着形容慘淡的黎澹，他心裏泛起一股怒火，蹣跚地上門，走到她面前。

「你這怪人！」他免強克制着暴性，否則想打他一頓，他接着說：「滿屋都是客人，你哥哥就在個在這，太可惡了！」

但他又趕忙轉變態度，假裝益存似的坐到她的身旁。

「沒關係的，我急候着你！我惦念你！」蘇拉丁拉起她的小手吻着。

「真的嗎？」黎澹驚異地說：「你愛我是真的嗎？現在我不幸極了，我怕你，我不能請別人幫助！」似乎已不信任他。

你怎麼疑心我？」蘇拉丁帶着不誠實的口音回答，但一面又拉着她的腕，吻他，他在兩天以前和她並睡在這枕上，黎澹散亂她鬢頭的髮，探着白潤的肌



肉地狂暴地享受女性的肉感上無窮的樂趣，他想到損害他的例似乎很多，現在他已厭倦她了，因為她已是頹喪的婦女，他坐在她的身旁都覺得自己很痛苦，他很想離開她，他把冷淡而卑鄙的眼光注視她，希望她不要再來接近他，但他似乎怕她要求何事的權利，又不敢說出口，他無意識的呻吟着。

「哦！女人！女人！」

黎澹駭視着他，一道冷酷的眼光慘透她的心房，她悲痛她是失足了，純潔高貴的人格已被卑鄙無恥的野獸殘踏了，她的靈魂和身體已完全被污了，她投誠的絕望變成仇痛。

「你不明白嗎？可惡！」

「你責問我什麼話啦！女人，就是惡魔！」蘇拉了憤怒地說，她大哭起來。

他叱斥她，用強力扳開她捧在臉上的手，「見鬼了！」他說着，又扯住她的頸顛亂搖，她突然停止哭泣，蘇拉了態度又軟化了。

「你還不知道嗎什麼來安慰我」她淒切着那樣顫聲的叫喊。

「哦……蘇拉丁知道她已懷孕了但他想給些錢她把孩子拋棄和她永絕關係但這念頭並未說出口來。

「哦……我從未想到會有……」他喃喃地說

「我從未想到嗎」黎澹慘聲叫着，顛搖搖拳頭，很想擊他一下似她顫動得抬不起手來，却尖聲的罵道：

「你這畜生野獸」她踉蹌着脚步奔出門外去衣服也被釘子斷破了。

黎澹本爲了名譽的關係，打算降低她的人格來要求同居豈料蘇拉丁這樣的羞辱她，由是她橫了自殺的決心。

蘇拉丁見她走後，神經雖有些紛亂但是安慰的滿足又擴展他的心窩微笑地道：「我常常愛許多女人，便有許多人滾她的女人」他燃了一枝煙，走回賓客那裏去。

## 第十七章

黎涪習慣的撐着傘，刺面麻木的神經也不知道天氣的冷熱和陰晴，她跟她的步子，沿着陰沉籬根的短影，悄悄地去。

她孤單地自己感到太苦憐了，她的生命感到全被污辱所包圍，她的希望就是急需擺脫她的痛苦，當她走到人煙很少的小橋上面，俯瞰碧油油動蕩的河汊，她却減退了她的勇氣，她無力地向前一撲，那灰黃色的手套掉到河裏去了。河水慢慢灌入，幾個螺旋形的水圈，那雙手套又漸漸地沉下去，她頓時觸起了她的人生，似乎經過了薄浪的催殘，不消沉她的生命，也沒有辦法立刻拭去水的痕跡，她想到她的母親哥哥，以及愛她的親友們，更覺得沒勇氣表露她的恥辱，苟延殘喘的生活下去，一股羞慚的威力，立刻迫着她躍下水裏。

這時她像在瘋狂的夢中，生死恐懼都紛亂不清，在昏迷中出現一個男人。

的幻影像她的哥哥沙寧跳過短籬向她奔來

「你不能這樣優待妹妹」沙寧喘着氣

原是一件巧事當黎澹和蘇拉訂一幕景情和說話已被他暗地裏爬在牆

窺視開訂他本想聽她法但她那種河憐的影象已激動了他的感情所以他迅

捷地奔過來救她

黎澹的神經漸漸回復了她明瞭這是她在蘇拉訂花團的一隅地濕地第

一次失身的地方她又可憐地哭泣起來

「櫻子」沙寧和善地斥責她說黎澹緊握他的手臂哭泣得更厲害了

「一切我都知道」沙寧說

黎澹驚惶地退縮枯澀的眼光凝視着他

「幹嗎像踏稀了你足似的」沙寧笑起來一面輕輕拖她到籬笆旁坐下

她像一頭馴服的綿羊那樣貼伏着

「什麼痛苦你要這樣呢」他說「我完全知道，你失身蘇拉，很可怕，他既不娶你，離開他最好，他是卑鄙的野獸，他所有幾點引誘女性的技巧和美貌，你已嘗夠了。」

「他欺了我，我並未欺了他。」

「哦，你已懷孕了，確是一件麻煩痛苦的事，而且你羞於人們的窘迫，是嗎？但是我的黎澹你並沒損害任何，如果你生一打孩子，受痛苦的，也祇是你自己。」  
黎澹又繼續說「你太懦弱愚蠢了，無論怎樣，自殺太沒價值，你不是接訂婚怕人羞你，媽你死了，叫人更會明白你懷孕的事呢！」

黎澹搖着羞紅的眼眶，喃喃地說「那我怎樣告訴我？」

「我想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打胎，第二是自殺。」  
黎澹搖搖地叫道「殺死一個有感覺的小生物，不敢不敢！」  
「那末你嫁給拿非哥夫吧，你不愛上蘇拉了，你本來會永久愛上拿非哥夫。」

夫的。

黎澹聽到拿非哥夫，眼前忽然光亮，他相信拿非哥夫永遠是愛她的，她很想回去再生活，再愛他，但她又想到她是被佔污的女性了。

「不可能的，我次卑賤了……我不配愛他！」黎澹頹喪着說。

「不打緊！拿非哥夫如果知道你失身，他怕要立刻自殺，但他還愛你像以前一樣，假使他是聰明人，他對你和男人發生肉體關係決不理會的。因為你的靈魂還沒損壞，他是願意和一個寡婦結婚的好吧！你如果不愛他，我們一塊兒旅行去吧！」

黎澹克服了豫疑，舒了一口气，說：「是呀，他仁慈而忠實……也美貌……」接着便破涕笑起來。

「好我再活下去！」她伸出她的手來，含羞的給哥哥握，現出天真的感

謝。

「好！你有困難，我幫助你，但你這樣的美麗，必須給我一吻！」

黎澹如女神地微笑，沙寧撫着她柔軟的腰枝，他頭狂的擁抱她，她緩緩的

伸臂圍着她哥哥的頸，微合惺忪的眼，緊閉了櫻唇，給他一個吻。

黎澹以沙寧的擁抱，心田裏形容不來的快樂，那時不管誰吻她，都像一采

備受陽光灑照的鮮花。

「怎的？」回呀！她驚喜交集地想「死……多麼幹什麼來，哦，吻是甜

美的。再來一個！再來一個！我來吻你……」

### 第十八章

沙寧專為她妹妹的舉來拜訪，非哥夫見他房裏的東西堆得很雜亂，像

給颶風吹散了一樣，沙發上放着幾隻旅行箱，他忙着整理他的行裝。

「你要離開這裏嗎？」沙寧驚異的問。

「是呀！我得到命令，須要離開。」拿非哥夫不高興的說。

「如果你離開這裏，你願把黎澹放棄了是不？」

「得了！我求你不要開我這愚蠢的玩笑。」拿非哥夫沮喪着說。

「你要黎澹不願意吧？」沙寧愉快的說。

「別多說話！」拿非哥夫凶凶其勢的舉起他的靴子說。

沙寧退了一步很嚴切的道：「你發狂嗎？」

「你該知道我心裏多少難過。」拿非哥夫帶淚的喃喃地說。

「好朋友我都知道了。」

「不，你不能都知道。」

「是的，我知道的，我說你聽吧。」

拿非哥夫屈身，暖氣望着沙寧。

「你以為黎澹愛着蘇拉了，不愛你嗎？」



「怎麼……」拿非哥夫疑慮似的支脛着眼裏含着淚。

「好我爽脆的告訴你吧！」沙寧站起來恫嚇地說：「黎澹非特愛蘇拉了，而且已失了身，現在懷孕了。」

● 室內像死一般靜默，拿非哥夫一聲獐笑，混身打顫，後來他輕微地哭泣，滿面在慘白裏浮着怒氣。

「噢，你怎麼不響！」他問。

「拿非哥夫仍舊沉默着。」

「黎澹剛才受到一個嚴重的處刑，」沙寧低聲說：「假使不巧有我追上她現在她死了，健美的女郎可變河中浮腫的屍體，死亡不是一件重要問題，可是她人格光明與快樂也因而同歸於盡，似乎太悲痛了！並且……沙寧又接着說：「她現在已悔誤錯愛了人，可是她依然那樣熱情而美麗，失了一次足，她的一切已再生了，新的靈魂對你的熱愛，也並不因前滅沙而不純潔。如果你的

理想中還有誠愛她的份子，你決不以為一個少女受了慾性的摧殘而賤視她的一切，你想男子為性慾高漲的牽制，去淫一個妓女，這與她什麼兩樣呢？何況她也是受的狂妄男子的欺騙，現在你不過處于第二愛她的男子罷了。」

拿非哥夫不響，但靈魂上像露着一線光明。

「我舉個例子，現在的黎澹她所受的創痛比她出了天花壞了面容還要厲害，你現在的態度，像一個聖人，她受了創痛，有聖人的撫愛，你或者面目也改變了醜惡，但你所得到她的愛慕，也不會損失一些，而且你還做了一件想像中好義的事。」

「我不像你那樣無情，我很愛黎澹，如果我有把握她決定愛我，我便會不費一些時間決定我的心。」拿非哥夫愉快地說。

「現在她很悲哀。」沙寧說，「她是否愛我，我不能確定，據我測度，你能親近她，不責備她短期的淫奔，她一定還愛你的。」

拿非哥夫驚喜交并。

「來！我們看她去。」沙寧說。

「我很願去看她但她想見我嗎？」拿非哥夫遲疑說。

「不要爲此多心。」

「好的，我們去吧，我當盡力使她快樂。」

「我的朋友我明白你的。」沙寧驕傲地說。

## 第十九章

憲和和西西羅夫兩個都是喜歡研究的人，他們又新近組織一個會專以討論政治問題爲目的。雖然他承認找到一生的職業，但是他對生命仍沒有興趣能夠激動他興奮的時候除非他有了戀愛思想那時他感到生命寶貴了。

現在年輕女子中引起他高度的讚美便是露露。

她是高長適度，丰秀的臉配在她白滑的肩膀上，豔麗猶如悅耳的音樂，雖然音樂詩歌使她非常高興的但她緊張的生機還在充分的肌肉上面表現。每當陽光白熱正午或夜蘭灰淡的月色中，很想脫去她的衣服，奔過草地，躍入河中去追尋被她溫存輕語所迷戀的人在她的眼前愈利總感窘迫和她一起她就更會誇誇了她敏捷的感覺刺戟得心房亂躍，他每個時辰都想追尋她，他承認是愛她，但他疑惑着自己什麼引力使他傾向露露。

露露她很留神地不把感情對表露着，她決定專讓她自己佔有，她不能測度美貌的愈利如何的心地，很感不樂。露露在她的面前也很給她的煽惑力，他見露露有結實的肌肉，雄悍的軀幹安詳而美貌的形態，她也很有興趣注視她。在黎澹遭到可怖審判的那晚，愈利在圖書館裏碰到露露，他們看了一回聖彼得堡的報章，便寫在寂寞的街道上走去，他們將要走進露露的居室，就在

黑暗處的一張長檯上並坐下來，月光朗照着大街上教堂頂上的十字架上一點點的小星閃耀在碧空裏。

「多美的夜景！」茜娜天真的指着說，愈利垂涎的瞥視她的白肩膀，他攥住她的手臂吻她的紅唇，但是他讓機會錯過去自己祇含羞的一笑。

「笑什麼？」她問。

「哦……我不知道。」

「你以前戀愛過嗎？你戀愛誰？」

「自然戀愛你！」愈利調皮的回答斜望着茜娜想擁抱她，但沒有勇氣，祇是打了個呵欠。

「他祇是尋開心！」茜娜忽然冷淡了，她忍住眼淚，咬着牙根，說道：「你別就站起身來。」

「我發誠地說的！」愈利熱情說：「我愛你，我愛你的愛，你請你相信我！」

青娜不作聲，她想：「我已讓他知道我的心事，而現在他卻輕視我，她冷冷地說：『該回家了！再會！』」

她伸出白潤的手來，愈利立刻擁了她接吻，「你做什麼呀？」她驚駭似的發出低微的呼問，便快步回去，愈利只是柔和地微笑。

## 第二十章

愈利覺得生命非常乏味，他在屋裏想：「偷來的一吻，真幸福呀！」但是他又想到人生是沒有意思的。

當他在城市的時候，時常理想着鄉村要與農民聯絡，一同操作於烈日之下，現在他又想到城市的興奮忙碌，熱情的雄辯，多麼動人！

「政治與科學是什麼？這偉大的理想，不過是生活中的一項行業奮鬥努力，是生活的條件，然而奮鬥努力的結局又將如何呢？反正是令人痛苦的。」

愈利在房裏徘徊了好久，因他的地位變更引起他的思想也變更了。

「是的，對我茜娜我怎樣呢？不論我愛不愛她，但須要問怎樣的結局我要她或親熱她這算幸福嗎？欺騙她是罪惡……假使我和她……她諒來要有小孩的。」他想得面紅起來了，「這事也不好算錯，不過是束縛罷了，但我要失去自由雖然接受家庭幸福不對，這不是我應趨的步驟。」

「我能確定她不會生小孩……二……三……」他猜謎似的猜，「不是真實的生活，犧牲自己的生活，才是真實的生活，但爲誰犧牲呢？怎樣方法呢？我不管什麼步驟和目的，都值得去死的，因爲生命是全無意義的。」

在他踱來到桌前看見放着一枝手鎗，他拿起來鄭重的檢視一下，鎗口對準太陽穴。

「不！茜娜怎樣呢！唉！我將永得不到她了！自殺不是懦弱的。」他拉動彈機，耳邊一種微聲，鎗口在旋轉，他半昏地垂下手來，他奇怪子彈不出來，他放

下手幹。大緊務得鼓勵他自己說。

「命運不該這吧！」

## 第二十一章

黃昏時候，帶着和平而熱愛的氣息衝到沙寧的鼻子裏，他在殘光中微笑地讀他愛讀的小說。

門開了，拿非哥夫微笑地出現他的面前，和他握着手，「好你來了，黎潛，花園裏，我們去望她。」沙寧快樂地說。

拿非哥夫心扉一陣劇跳，臉容也改變了。

「來阿！」沙寧溫柔地說。

「是……我……」拿非哥夫呢喃着。

在寂寞的濃陰處，綠葉遮着小徑，殘輝無力地斜照着，黎潛坐在河畔，半俯



了美容鎖着憂鬱的眉尖，這羞恥而恐怖的影，深深地刺着她的心，悲傷的幽嘆，窘迫她整天坐在籬子腳，她什麼都恐懼，她見了母親的臉，她更會感傷，而她的母親見了她，心裏比她似乎更要刺痛，所以她願意過度這寂寞淒涼的日子，靜靜地過她單獨的自由的生活，她現在已不像從前那高傲，她祇覺得這新鮮的花，已被人殘踏而丟棄了，生命像蠟燭一樣的溶化，永遠這樣機械的過去了。

她又率直地想起她的哥哥來，他想：「如果他不是我的哥哥，要是一個陌生人……」她不敢再想這迷人的提示。

她想起拿非哥夫，像一個卑鄙的奴隸似的求他愛情，寬恕她眼光向前掃了一下，拿非哥夫和沙寧，悄然從褐色的草徑上走來了，她立刻面容慘淡，好像在剎那間，便是她生命的結束。

「我領拿非哥夫來了！我會告訴了他一切，你們靜靜地在這兒吧！我拿茶

去。」沙寧說着，快步消逝他的影子。

「黎澹」拿非哥夫悲哀地說着，直刺她的心坎。

「可憐的人！多麼善良！」她想。

「我都知道，黎澹，但是我始終是愛你，你願做我的妻子嗎？」拿非哥夫嗚咽似的說。

黎澹可憐的靜默着。

「我倆都不快樂，」拿非哥夫懇誠地說：「如果在一起，我可分你的憂苦。」

「或者是的！」黎澹低微的說，眼眶裏爬下兩顆感激的淚來，心想：「上帝知道！我願做你的賢妻，敬你愛你！」

拿非哥夫鼓着勇氣，跪在她足邊，熱情地吻她，她感動得也忘了羞怯。

「過去是過去了！」她想：「我再會幸福的，親愛的好人！」她樂極流涕，吻

着他柔軟如絲的頭髮，蘇拉丁的影象就在那時消滅了。

沙寧來了！見他倆並坐着，握住手和平的談話，他正經地想：「處境上，蘇拉丁又要想什麼，但只是大聲地打了個噴嚏代了過去。」

「這裏潮濕了，仔細不要着涼。」他揉着眼睛說。

黎澹却笑了起來。

「我需要走了！」沙寧停了一會說。

「你到何處去？」舍非哥夫問。

「我去赴一個集會。」

「我們可以同去嗎？」黎澹仍笑着問。

「不要！你們留在這兒吧！」沙寧說完了話，就漸漸走向外面去了。

## 第二十二章

今晚黃昏的黑暗中，人們爭辯的聲浪尖銳而振耳。

「無論如何，」馮滋叫着，「基督教已是世上不朽宗教，唯牠的權威才能

維持一切道德的系統。」

「對啦！就是單以牠和人類慾望衝突的那點觀察，也可明證牠與其他宗

教同樣的重要！」愈利昂頭回答。

「這是什麼意思？」證明牠是什麼？」將來是屬於基督教的，而你以為是

羅馬的？」馮滋忿怒地說。

「牠決不會有將來。」愈利昂喊着，「牠不過是無恥拐騙者們的工具，即

使發展到端點，也不會昌盛。現在基督教希望有一個新奇的成績，發現歷史會

阻止牠，隨會一度在舞台上隱沒下去了，永不能重現。」

「你在說基督教已從舞台上隱沒下去了嗎？」馮滋怪叫起來。

「當然，你像驚奇這個理想是無理的，正似西歐的律法，可是已被過去的

廢物一般釋迦和希臘都已死了基督教以現代文明的開展是一個落伍進化的法則，你驚奇什麼呢？」

「不當然不對的，基督教像種子永遠埋在泥土裏將來仍以牠為基礎。」

「不基督教已衰落了，靠牠救世是無用的。」

「但我根本否認的。」沙寧插入說，但他沉默着不說下去，愈利本輕視沙

寧對他的說話，但每次總像站在鬆滑的冰上去推倒一座銅牆。

「爲什麼？」馮密大聲說。

「因爲我是否認。」沙寧淡淡地說。

「你須要理由證明牠。」

「不需要證明，這是我自己的確信。」

「照你說，最好把文學都消滅掉。」愈利搶白了一句。

「我不能這樣說。」沙寧答：「文學是一種偉大而有趣的事業，我所謂

真正的文學，並不像自負好辯者的模樣，要講服大家，讓大家聽他是聰明人，文字創造人生，是人生的血流，如果文字消滅，等于斷了人體中的血流，怎麼能消滅掉？」

「哦！請再告訴我剛才講的話，我很感有味。」愈利輕蔑他似的說。

沙寧含笑說道：「這非常簡單，我以為基督教是蹂躪被壓迫人們的精神上的懦弱工具，牠假裝着道德的面具，謙和仁慈的灌入牠的注義，使弱者要想永遠做他們幸福的幻夢，傳佈一個不抵抗慘苛待遇的宗教，根本欺騙那些頹唐的人們，給強者們的利用，壓制人們奮進的思想，是社會的敵人。」

「但你未想到，假如沒有基督教道義的貫輸，不要將有一個可怕的流血時代。」愈利暴躁地問。

「哈哈！」沙寧輕蔑地笑說：「自基督教創行以來，世界盡是流着殉教者的血，而人們被戮殺，被監禁，仍和以前一樣，而我祇相信自己！」

金利誠口，但仍是憤憤不服。

## 第二十三章

他們離開大道，從鎮上冷靜的街道走去。

「我們到了。」馮滋說。當他們步進矮門，前面是個廣闊蕭條的園子，淒涼的黑霧鬱鬱地籠罩着，到了燈光明亮的室內，來參加集會的人已經不少，迎面出來一個人，很親熱和他們握手，帶着猶太的口音說道：「我怕你們不來了。」

「這位是沙羅維契。」這位是沙寧。」馮滋說，給他倆介紹。

「我能得見你，榮幸極了！」沙羅維契對沙寧說。

「抱歉得很，極訶夫阿陶發非茄。」他說，一面又握馮滋的手，愈利見茜娜在，頓覺滿室生春，茜娜羞怯地很愉快地微笑。

「裏面於是都布番，沙寧幫着沙羅維契布置好了會場，這會便開始了，推高基珂

他笑着他說：「我們的社會組織目的在養育自己，給於社會民主黨的同樣方法，是互相閱讀。」

西乞羅夫站起來，便報告他所擬的讀書目錄，都布置得很表同情，茜娜以愉快的姿態對西乞羅夫微笑。

「我提議用『家族的原始』開頭，並採納達爾文的著作，文學方面用托爾斯泰及契訶甫易卜生哈姆生——」

「但是這些書我們都讀過了。」茜娜大聲說。

這清脆爽脆的喉嚨，鼓勵了愈利，他說：「是呀！我們都讀過了。」他見茜娜快樂的望着他，他便振起精神滔滔不絕的想把這提推翻，他要博得茜娜讚美，便不顧一切攻擊西乞羅夫，高基珂爲了自負聰明的心和愈利爭辯，工業學生綺芬納夫和拿非哥夫辯論着情形很是緊張。

茜娜仰望奔馳的浮雲，轉念間想到了愈利，而想到她的愛情，心裏又喜又



卷

愈利因爲西娜不肯降服便道「假使你那樣評判那末我們務須要講到一切觀念和根源了……」

「依你應當讀些什麼」不肯讓步的高基珂說。

「自然要讀孔子四福音傳道書……」

「還有聖歌及其他不正當的書」工業學生嘲笑地插入說。

「真叫人厭倦的議論」沙寧冷冷地說，又轉向愈利道：

「你能從任何書本中找到人生的概念麼？」

「我當然能夠的」愈利詫異地回答。

「那你就錯了」沙寧說「假使大家都讀同一傾向的書那末任何人的性格同歸一個模型了，人生的概念是從整個的人生裏得到的，文學與思想，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所謂概念沒有一種人生學能幫助我們的你要造成一

個空圈概念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嗎？」愈利蜚然說：「我的概念雖不是很對，但我總我一個概念的存。」

「好好」沙寧不難煩的說：「那末你什麼還要追求別人的概念呢？」

勞者夫嗤嗤地笑，西娜很羨慕沙寧的聰明，再看愈利她感到很慚愧，她想這兩個爭辯者好像誰勝，誰要佔有她。

「由此可看出」沙寧繼續說：「你不需要你所追求不到的東西，我明白今晚的人都想強迫人家接受自己的主張，真是沒意思。」

「愈利」沙寧說：「你不要因我剛才的直辭就生氣，我着你神經混亂了！」

「混亂嗎？」愈利非常忿怒地說，而許多人因為沙寧的冷嘲，好許人都和沙寧吵起嘴來，沙寧却毫不在意的，很安詳的拿起他的帽子說：

「我要走了。」

「套利和我一同回去。」苦娜叫着。

「我們再會！」她轉向沙寧說。他們頭臉接觸，苦娜快活而舞動。

大家見沙寧等一走，便沒興致的散了。

沙羅維契致敬的送沙寧到門口，並且連連地鞠躬，要請他常來坐談。

「我一定常來坐談。」沙寧說着，答了禮走了。

沙羅維契在門口久望了一個心裏非常悲哀，他慚愧自己蠢懦無能，也不

明瞭應該怎樣生活着，又怎樣思想。他遲疑地帶着絕望似的吁了「口氣，感到

生活的穉弱而乏味。他憂慮自己的懦弱，便懶懶地踱到房裏，掩面大哭。

## 第二十四章

波徹是聖彼得堡的資本家，他是歡喜美觀的姑娘到這裏來的，他是個繼

藝的名手。城市的姑娘，他玩得厭倦了，他換換口味。

他本不願意和蘇拉丁的來往，可是爲了要探問當地的女人關係，所以坐了馬車來到蘇拉丁的住處來。

蘇拉丁最近因爲黎澹不來，他愛慮而懷怕，覺得黎澹不像失身於他的黎澹了。他似乎看見黎澹在他的眼前，美麗而含怒的眼睛，在長睫毛下圓瞪着，像要報仇一樣的恫嚇他。

「無論怎麼，」他想，「這事不會簡便的完結，她有沒拋掉孩子……她會放過我嗎……或者……她已自殺，這事傳出來，都會說她是我的情婦——然而我還是一個美男子，要什麼緊，呸！別再去多想了！」

波微穿了純白的衣服，已搖擺地走了進來，他笑露着一件變色的牙齒，煙味和香氣，充滿了全室。

「哦！你好，波微！」蘇拉丁匆忙的迎上來，握住他的手，裝着一付寫意的神

氣來招待他。但他想到黎澹當面罵過他「畜生」，他好像被人家已經探悉，可以對人總有侷促而不太舒服。

「女人」是他們唯一的談題，波微得意地談他在聖彼得堡的形勢，怎樣備受婦人們肉慾的香艷，婦人又怎樣地崇拜他，什麼遇到巴黎蕩婦的怪事，至後他瑣屑的敘述他種種的淫穢事出來，臉色非常高興，這樣驕傲的態度似乎在笑蘇拉丁的無能。

蘇拉丁也不服氣的和他們辯論着，他想起黎澹的美麗，便盡他說話的藝術，他跨耀自己的獵豔手段，他語功是非常猥褻而淫蕩，竟把黎從一根頭髮的好處說起，直說到她赤裸裸的一身肌肉，和她的姿態，竟說得黎澹比淫婦還要淫蕩，波微聽得垂涎欲滴，眼前便露出一個黎澹裸體的模型，他想像她是市場上出售的性物，奸污她當作一件笑柄。

波微想像得像野獸一樣的狂頭，眼前都是赤裸裸黎澹的美體罷了，他描

想立刻成了狂熱，他熱想去看黎澹，就拉着蘇拉丁駕起了馬，向市鎮邊上的辰子去了。

## 第二十五章

蘇拉丁被波微被迫得無可退却，便冒險的給了黎澹一封信，說要來望她，那信剛巧落到她母親手裏，她滿肚充滿了憤怒與恐怖，「卑惡的女孩子！她想傷心地哀哭起來，她向女婢說：『多尼加，少爺在家嗎？』」

「他在書房裏寫信」多尼加說。

她顫顫地走向沙寧那兒來，想和沙寧磋商，沙寧剛在寫一封籌謀報館裏辦事的信，母親問他為什麼要去，他說在家過活厭倦，母親怫然地說。

「哦！是呵！一個像狼那樣的跳出家裏，另一個……」

他母親表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就不說下去了。

「我給你道喜，因為你的女兒已訂婚了。」沙寧平淡

「和誰呢？」母親驚異似的問。

「當然拿非哥夫呵！」

「但是蘇拉丁今天有信來，而且還要來看黎澹。」

「你不要爲這煩惱，我們決不能讓狡猾醜態的蘇拉丁再進門來！」

「我向來歡喜拿非哥夫的，自然我們不接待蘇拉丁了。黎澹呢？」他母親

快樂的問。

「在她的房裏。」

「拿非哥夫呢？」她親熱地叫這名字。

「我不知道他去……」這時候，多尼加在門口說：「蘇拉丁來了！還有」

位生客。」

「趕他們出去！」沙寧說。

多尼加微笑道：「最少我能做嗎？」

「可以的！他們來幹嗎？」多尼加笑着去了，他母親挺起身子，帶着怒容像年輕人氣慨的踱出去，沙寧怕事情變卦，收了筆墨好奇的跟了出去。

蘇拉丁和波微和藹地站起來，很有禮貌的問過老太太的安，但向沙寧問候的時候，蘇拉丁的態度侷促了，波微心裏很不滿足，因為他沒有看見他渴望的黎澹。

蘇拉丁觀着瑪麗和沙寧的冷淡的神氣，心裏更偏促得不自在，但他的隱裏還沒告訴波微，便勉強敷衍下去。他在後悔這次不該來，但他竭度鎮靜，掩飾他的窘態，又把波微介紹了，瑪麗以淡漠的口吻問幾句波微關於旅途的話，波微一面敷衍着，一面很不耐煩的向蘇拉丁丟眼色，沙寧在一角上注意他們的舉動。

「蘇拉丁問。」



「我不知道，也許結婚在房裏。」她冷冷地回答。

波德敏提的看了蘇拉丁一眼，好像說：「你不能無法使黎澹出來嗎？專和討厭的老太婆攪七攪八。」蘇拉丁却呆呆地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想：「就是黎澹來了，見了這未出世孩子的母親，講什麼話好呢？也許她母親已經知道，所以這樣的冷待。」

「我久聞你女兒的美譽。」波德敏提着雙手，微笑地說：「我希冀光榮的介紹我見她。」

瑪麗凝視着這浮薄的浪子，她關懷自己的女兒竟會隨落到這樣風騷的地步，一時答不出口來。

「我知道，你不是要離開這兒嗎？」沙寧怕黎澹和拿非哥夫發生煩惱，便刻不容緩的說。

蘇拉丁驚駭起來，他對這個逐去令非常難受，只得耐着氣說：「是的，我們

立刻要離開了，久留在一個地方，恐要生根的。」

沙寧聽到這個回答，非常感到有趣，便大笑起來。

「喂！我希望你們去得越快越好！」沙寧嬉笑地說。

兩人聽了，臉都變了色，蘇拉丁緩緩地站起來。

「這話什麼意思？」他聲音很粗暴地說。

沙寧一手把帽子遞給波微，一面厲聲說道：「就是叫你不要來，我們不喜

歡看見你。」

「哦！這是什麼？是嗎？」蘇拉丁氣急著說。

「滾！」沙寧睜視着，狂暴的高喝了一聲，蘇拉丁劇然倒退。

「什麼鬼花頭！」波微聳着肩，奪們欲去。

但是門口出現了和平時不同裝束的黎澹，背後攜着一條粗辮，這天真樸質的姿態，更顯出她美麗的神彩來，她微笑地用她甜美而和諧的聲音說：「蘇

拉了我來了，怎麼要去，把你的帽子放下來吧！」

沙寧驚異似的看了他妹妹一眼，「她怎麼啦！」他想。

她一出現，這種神祕的媚力，把兩頭野獸似的，已訓服了起來。

「喔黎澹，你知道嗎？」蘇拉丁吞吐着說。

「我不要再知道什麼？」她厲聲回答。

她的美姿，已驚暈了波微，舌尖吐在乾燥的唇邊，蘇拉丁快活地帶着誇耀

地說：「這是黎澹！」同時想損失這樣的美人，已不可挽救了。

黎澹把話支開了她母親，便引他們到了園子裏，一面又故意在波微面前，

談一些諷刺蘇拉丁的說話，蘇拉丁妒嫉似的面上時紅時白的表露着，他憎恨

黎澹和沙寧，他覺得再也不能這站一刻，便道：「我們要去了！」

「何必要緊走？」黎澹問。

「不能不走了！」他帶着訕笑似的口吻說。

當蘇拉丁吻着黎澹的手的時候，微聲說：「這是黎澹心想她與已往的戀愛告別，便高聲粗暴地說。」

「再會了！祝你們平安，不要忘記我們！」

當他們去後，黎澹坐在搖椅上，情不自禁的掩面哭泣。

「喂！什麼事呀？」沙寧握着她手說：「哭有什麼用呢？」

「世上沒有……好的男人們嗎？」她呢喃着說。

「是的；男子生來就罪惡，所以他給你的創傷，也不是使你愁苦。」沙寧微笑說。

黎澹含淚的望着他。

「你不希望有善良的男同伴嗎？」

「自然不希望！」沙寧說：「我愛孤獨生活。」

## 第二十六章

第二天沙寧在園裏種花多尼加帶着驚惶的神色奔進來道：「搭羅夫和幾個軍官們要和你說話。」沙寧預料蘇拉丁要來挑戰的，所以毫無其事的走向屋內去，看見黎澹臉色死白一樣的站着，牙齒顫顫作響，瑪麗也手足無措的驚望着他兒子。

沙寧坦然走進會客室中便大聲說道：「先生們，早安！」一面伸出手來，滿滋躊躇着搭羅夫鞠了一個躬。

「我們的朋友蘇拉丁，請我們來處置關於你和他的事。」瑪滋傲慢地說。

「唔……」沙寧呢喃着。

「他以爲你的行爲不……」搭羅夫說。

「是的，不合適！我幾乎把他打出屋子去。」沙寧插進去說。

「現在他要你收回那天的話，否則要和你……」搭羅夫吞吐地說。

「說話如輕烟，收不回的。他要和我決鬥嗎？但是我不！」沙寧接着說。

「爲什麼不？」馮滋譏笑似的問。

「我不想殺死蘇拉丁，同時也不想別人來殺死我。」沙寧笑着說。

「你不願嗎？那是你的事。」搭羅夫明明輕視地說：「但我要警告你……」

「不必……我來警告蘇拉丁，請他以後不要遇到我，我正要毒打他一頓，

使他……」沙寧話還沒說完，馮滋忿怒地叫着：「住！我忍不住了……你在笑

我們嗎？你不能決鬥……」

「總而言之，蘇拉丁是壞蛋。」沙寧又搶着說。

「好！好！好！蘇拉丁去告訴蘇拉丁，事情決不會這樣簡便，去吧！」搭羅夫會

怒地說。

「隨你們的便」沙寧說着便不去理他們他們便走了。

「埃洛齋」黎澹柔和地叫着沙寧的小名。

「做什麼？」

「你來有話和你講。」

「什麼話？」

「你——不是去決鬥嗎？」

「並不。」

黎澹沉默着。

「決鬥便怎樣？」沙寧問。

「我不知道，我不……」黎澹呢喃着。

「哦」沙寧縐眉眉頭說：「喂！我對你很抱歉！」

他們便各自沉默着。

## 第二十七章

矯陽含羞地斜射雲綠林，現出一個美麗的黃昏來，天氣雖還酷熱，但新鮮的空氣，很涼爽適人。

沙寧光着頭，穿藍色內衣，睡在單野的街頭，倚芬納夫家裏走來，倚芬納夫在長窗口做紙煙，不聲不響，橙黃的頭髮，梳得光亮雅緻，「晚安！」沙寧倚在窗口上說。「晚安！」倚芬納夫答。

沙寧告訴倚芬納夫說蘇拉丁約他去決鬥，倚芬納夫願意幫忙，希望打掉蘇拉丁的鼻子。

倚芬納夫一面和沙寧談笑，一面做他的紙煙，最後的一支把牠點着，其餘放在煙盒內，他跳過了長窗，來和沙寧一起。

「我們今晚幹什麼呢？」他問。



「去看沙羅維契。」沙寧說。

恰巧沙羅維契不在家，院門寂寞地閉着，只有撒丹被鎖在鏈條上，對生客狂吠，「陰鬱的地方呀！」倚芬納夫說。「我們蔭道上去玩吧！」他們就在狗的屋前面坐下，悵然地凝望這淒涼的景象。

不一會，他們聯臂地走進附近的公園無意地碰到沙羅維契，見他兩手方在背後，眼睛望着草地，若有所思地走來。

「我們剛從你家裏回來。」沙寧說。

沙羅維契羞怯的回答，「是抱歉得很，我想不到你們來，否則我一定不去散步了。」

「和我們走走吧！」沙寧挽住他的一臂說。

沙羅維契很高興的一同走着，耳邊的音樂聲，嘹亮地奏着，大路和草徑上，來往的都是那些軍官、學生和美麗的姑娘們。

他們又遇到了西乞羅夫，都希番和愈利，在他們交換微笑以後，便一起環了個全圍，又碰到了諾娜，她穿着輕薄的夏衣，更感到爛漫而動人。

這一羣活潑的青年，且談且笑的在一條陰密的小路上順腳走到盡頭，才想回身過來。蘇拉丁波微搭羅夫忽然繞過來了。蘇拉丁碰到沙寧，光輝而美貌的姿態，頓時轉變了侷促而羞怒，直挺挺的站着，搭羅夫在輕鄙地微笑。

「不錯！」沙寧笑着說。

蘇拉丁看見沙寧的一笑，好像挨了一下皮鞭，臉赤而含怒，一股妒嫉的火焰，使他走近沙寧。

「做什麼？你這癡子！」沙寧瞋目吆喝，蘇拉丁顫動着手裏的皮鞭，眼睛發光的釘視。

蘇拉丁怒吼着說：「你接我決鬥的邀請沒有？」

「是！」沙寧回答，眼睛留意他手裏的皮鞭。

「你已決不肯做……喔……在某一個的境情之下，爲了信譽而必須做嗎？」蘇拉丁剛硬地說。

「自然我拒絕。」

蘇拉丁慢慢地舉起他的皮鞭。

「我再問你——你絕對拒絕嗎？」

沙羅維契變得面色慘白，「天呀！天呀！他要打他了！」他想去保護沙寧。

蘇拉丁兇暴的把他推在一邊。

「我早和你說過了。」沙甯忿怒叫着。

蘇拉丁一股怒氣，把手裏的鞭子笨拙的揚了起來。

適當其時，沙寧把平生的力氣，着實的在他面上擊了一拳。

「好呀！」倚芬納夫喝采。

蘇拉丁糊塗的倒在地上，鼻中流血，兩手捧了臉，可憐的在呻吟着。

「哦！上帝！」茜娜驚呼着，捧了頭，緊閉眼睛。

愈利西乞羅夫見沙寧這種行爲，非常憤怒，波微很輕快的逃走了，搭羅夫怒得切齒，向沙寧衝來，但是倚芬納夫一把，把他拉了回來。

「隨他們來！」沙寧輕蔑地說，大顆的汗珠，冒在他的額上。

蘇拉丁爬起來，半滿紅腫，還流着血，眼睛和鼻子幾乎分別不出，玲瓏美秀的臉兒，被可怕的一拳，變換了本相，他抖顫地站起來，又跌了下去。

「哦！可怕呀！可怕呀！」茜娜叫着走開。

「走吧！」沙寧望着倚芬納夫說。

沙寧維美已發蘇拉丁的慘狀，感動得混身打顫。

「唉！你爲什麼那樣？」他哭喪傷着說。

「這是下流的行爲！」愈利管面罵着沙寧。

「下流嗎？」沙寧輕蔑地笑說：「你以爲讓我給他打倒了才好，是嗎？」

倚芬納夫鄙視了愈利一眼，和沙寧輕快地走了，好像對剛才的那套武劇，絕不關心。

「正像野獸！」愈利說着，回顧美麗的花園，似乎從此更變慘澹世界了。

## 第二十八章

蘇拉丁受了這次打擊，換上一個怪醜的面目了，搭羅夫用馬車載他回家，他閉上眼睛，躲避人家窺視的羞辱，一路上他連連催促車夫，想少留露他的醜態。

搭羅夫扶持蘇拉丁羞恥得面紅耳赤，似乎要放下他的手臂讓車子載他回去，蘇拉丁知道搭羅夫的心思，他想：「平日絕對比不上他的搭羅夫現在也在羞恥他，他催信一切都完了。」

到了家裏，護兵抬着他進去，他還是閉着眼睛，護兵要去請醫生被蘇拉丁

他顫動着爬到桌邊。他覺得生命是毫無延長的意義。他滿意的一切都消失了，剩餘的便是痛苦與恥辱。他昏暈地伏在桌上，他想：「一切沒有使他生活的價值，活着既不能挽回過去的罪惡，還不如爽脆地自殺！」

## 第二十九章

某晚沙寧去拜訪沙羅維契。這瘦弱萎靡的小猶太人，呆坐在屋子外面的台階上，凝視着交錯的小路，陰沈的景象。沙寧看到沙羅維契臉色慘白，便同情地握着他的手，他像覺悟似的瞭了沙寧一眼，「哦！晚安。」他說着又沉視那灰色的晚天。

「你爲什麼獨自坐在這兒？」沙寧問。

「我不過坐坐罷了！」沙羅維契答。

「不，你沒有家嗎？」

「不因爲不是地方的寂寞，」

「爲什麼呢？」

「我問你一句話，你肯答覆我嗎？」沙羅維契遲疑着說。

「隨你喜歡怎樣問我吧！」

「你不是幾乎打死那個人嗎？」

「是的，像蘇拉了這樣的人不能避免這個惡報，他打我，我就要受痛苦……雖然這舉動是獸性，不過我心境安定了，我爲保衛自己，擊傷了他，也不可爲罪。」沙寧回答。

「但你可以捉住他的手。」沙羅維契沮喪着說。

「在這剎那間，不會想到的，而且我不能永遠捉住他的手呀！」

「假使你給打一下，不好嗎？」

沙寧帶着討厭的神氣說：「爲了什麼理由，請你不要以奴隸性爲道德觀。」

念吧！道德的範圍，只須適合良心的正當，爲了正理和人情處判一個獸性般的暴徒，有什麼不正當，如果對暴徒沒有正當的處判，更會激漲他的暴行，來欺侮弱者了。」

「我不能理解這些事，」他心神紛亂地而且悲哀地說：「我也不明白應怎樣生活。」

「怎麼不知道，生活像飛鳥一般。」

「不錯！但我是一個人呀！」沙羅維契誠心地說。沙寧不禁大笑起來。

「我是沒有才能的人，」沙羅維契繼續說：「沒有人告訴我怎樣生活，除非死，一切是空虛的。」

「你的神經錯亂了，像一個病人！」

「是呀！我真痛苦，頭似乎要炸裂，什麼事都錯誤的，我像黑暗中過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要什麼生活。」



「一個人不能認定他生活的路，」沙羅維契繼續說：「常常苦悶，死去了，不是更好嗎？」

「是的；還是死了好！」

「我也在這樣想。」沙羅維契高興地握住沙寧的手，慘淡的夜光中，他的面變了死白。

「這是死人，」沙寧隨走的時候那樣想：「對個墳墓再會了。」

沙寧在迅速的歸途中，看見一個兵士哭喪着臉迅速地逼近他來。

「發生了什麼事？」沙寧攔着問，那兵士哭道：「蘇拉丁自殺了！」沙寧驚

駭了一會，忽抬頭微笑。

「我沒有罪！」他說：「一個多少……！」

他在死絕的深夜裏，森嚴地撒開他的健步，像一位天神。

### 第三十章

倚芬納夫得到一夜自殺二人的消息，他急急奔到愈利家來報告，愈利正在和他妹妹盡肖像見倚芬納夫進來，便笑問道：「有什麼新聞嗎？」

愈利現在生活得很好，因為他已在教書，不必依靠他的父親，而他美麗可愛的妹妹也很愉快他。

「蘇拉丁用槍打死了自己，沙羅維契上吊死了！」倚芬納夫說。

「沙寧知道沒有？」莉莉問。

「他昨晚就知道的。」倚芬納夫回答。

「他怎樣表示？」愈利問。

「沒有！不和他相干的。」

愈利搓着手不作聲，他覺得蘇拉丁的死，使他老大痛心。

來了。

「蘇拉了的自殺，我明白得，但是沙羅維契爲什麼自殺呢？」莉莉問。  
 「天曉得！」倚芬納夫回答：「但他一向是古怪的。」接着呂式甫，茜娜也  
 像這樣的過下去，世上將沒青年留下了。」呂式甫快樂地說，茜娜絨  
 口默坐着，活潑的臉上，蓋上一層悲哀。

「當昨晚我在俱樂部時候，」呂式甫接着說：「有個兵士來告訴我蘇拉  
 丁死的消息，我立刻乘車趕往，見他可怕的躺在牀上。」

「他打的那一部份而致死呢？」莉莉問，挽住他愛人的臂。

「彈子從太陽穴穿過，直射到天花板上。」

「用的是白朗林嗎？」愈利問。

「是的；他的腦汁和血液，都粘附在壁間，沙寧這孩子真不好！」  
 倚芬納夫不意謂然的說：「他真剛強呢！」

「禽獸！」愈利含怒地說。

茜娜輕瞟了他一眼，她說：「他本身並沒有錯！」

「但是他不應下這樣的毒手，雖然蘇拉丁要引他決鬥。」呂式甫說。

「決鬥是荒誕的。」愈利說，一面很奇怪茜娜附和沙寧，茜娜聽到愈利侮辱沙寧，心裏很不服氣，但是見到愈利怒惱神變的臉，也不再多言，可是她心裏很欽佩沙寧的強壯有爲。

「對於沙羅維契的死，我們當很惋惜。」片刻後呂式甫吞吐地說：「聽說他是吊在狗舍邊吊死的，我還抄了他一張遺囑。」一面却高興地朗讀着：

「我既然不知道生活怎樣去生活，爲什麼還要生活着呢？我是不能替我們同伴謀幸福的。」

全室的人都像遇見了悲哀的神靈，眼角裏都含着淚，愈利淒慘地蹙笑。

「這不過是呆子，笨蛋罷了！」倚芬納夫，啞啞地說。

大家聽了這話，各人的心裏都生了一個不愉快的影象。茜娜覺得十分的厭惡他，愈利說他野蠻，接着各自掃興地走了。

### 第三十一章

愈利在窗子裏望見蘇拉丁的葬儀，悲哀的情緒更使他非常傷心。當晚和茜娜散步，她雖有溫存和悅的熱情，但也不能撤去他的鬱悶與感傷，他想像這一位瀟灑風流的軍官，永遠會快樂生存的，但他却受了自己知道的這可怕徒刑以後，就像流星一燃，永遠消滅了。

茜娜依着他踏起的脚步，醉人美貌也染着一種悲傷，她輕緩的說：『是呀！音樂也是悲哀的。』

他們一路上淡漠的討論沙寧的爲人，見解各有不同，因此他們的談話尤談尤少，竟各自靜默着走了一回，茜娜很是傷感，所以不久，他們便分手了。愈利

望着她頹喪的背影，很高興地像爲自己向某一個人自己所愛的人報了一個侮辱的仇了，可是他回到家裏，更是煩惱起來。

他想：『無論何人的心裏，都有獸性的蘊藏，難道我們爲了一頭愚蠢的野獸而去自戕嗎？』接着他又想起沙羅維契。

『寂寞的世界呀！可憐而仁慈的沙羅維契呀！他生存於現代社會之間，堅持他仁慈而柔弱的心腸，願意忍受人情的侮辱，犧牲他自己的一切，而且我們非但不加尊重，反而去輕視他，因爲他自己的本能不能表現着討人家的好，所以 he 發生了三個可惡的效果，但他心靈的事實上，極力想與大家親愛，竭力想要做個善良而有用的動物，可以說他是聖者，不應該說他是瘋子！』

他悽涼地說着，翻出一本聖經說道：『真似浮雲消散，走下墳墓的人，永不再來！』

他想：『多麼難過的事！』他痛苦得幾乎發狂，他再讀這書本。

「一個人在烈日下面做苦工究竟什麼好處？」

「一個時間消滅，一個時間重生，大地球是新陳代謝的，永遠存在。」

「太陽昇出來，但太陽又迅速地趕回牠所出的地方去。」

「風吹向南方，再轉向北方，不息地迴旋；原依照他的圓軌又回來了。」

「過去之事如此，以後之事也是如此；天地間沒有什麼新花樣。」

「以往之事沒有記憶，既來之事也不會有記憶將來的事。」

「我，說教者，是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王。」

「我，說教者，是王！」他很清楚的喊出最後的幾個字來，全身像溶化在燭

燭的忿怒和痛苦的火花裏，他隨手拉出一張紙寫着：「我在此起始寫這契約，

一直到我死的時候才了結。」但又把這紙推落在地上。

「可惜！可惜！沙羅維契不懂得生命的無理的意義，但無論如何，我的結束遲早

和他一樣的。」他想得疲倦了，便昏昏地躺在他牀上。

## 第三十二章

太陽剛從地平線上昇起來，雪亮的露珠還在草尾上對着陽光閃爍。倚芬納夫和沙寧走向城外去遊玩了。大路上疾馳着來往的車子，農人和村姑們都活躍地在田間工作，他們在密林下坐着，倚芬納夫帶着滿瓶的酒要喝，可是少了酒杯，沙寧別出心裁的，用小刀把樹枝剝成一個小酒杯，他們快樂地喝着。

「我要去洗澡了。」倚芬納夫說着，把衣服卸了下來，因為他不會游泳，便在淺水的地方亂跳亂跑的把水花激得四處射開，沙寧緩緩地脫下衣服來，跳入河的深處，手脚任隨的撥動，很自由地玩着，一會兒，他們赤身躺在草地上，不斷地打滾，在赤熱的太陽光下，照着他倆皮膚上一條條的筋弱，沙寧在地上連連地翻筋斗，倚芬納夫一口口喝他的啤酒。

他們穿上衣服，便跳到船上去，沙寧蠻力地把舵，倚芬納夫不住地划水。



們，都來這裏遊玩。

他們划過一塊綠地時，聽見女孩子的笑聲，因為今天是佳節，城鎮裏的人

「姑娘們在洗澡了！」倚芬納夫說。

「我們去看，」沙寧說。

「怕被她們看見吧！」

「不會的，我們這兒上岸，從蘆葦裏穿過去。」

「不要去吧！」倚芬納夫不好意思起來。

「去吧！」

「她們都是年輕的小姐！」

「別做僞君子吧！」

他們慢慢地爬過了草地，鑽進作響的蘆葦裏去。

「看！」倚芬納夫興奮地輕聲說。

看見那面的草地上，丟着美麗的外衣帽子和圍裙等的東西，河中，有幾個在快樂地玩水，潔白的滴，在豐潤的玉柱上淋漓，有一個是站在岸上，身體直而纖弱，在陽光斜射之下，她笑時的體裁，抖動得格外好看，沙寧有些顛倒了，倚芬納夫突然驚異的回身就跑。

「撒什麼？」

「不要響！這是茜娜！」

「是她！」沙寧大聲地說，「她多麼迷人呀！」

「怎麼不是呢！」倚芬納夫冷笑着說。

這談笑的聲浪，已衝出了蘆葦，茜娜嚇了一跳，急向清潔的水裏躍去，河面上僅露着玫瑰色的面孔。

倚芬納夫和沙寧越過了蘆葦，逃回船中去。

「快回去吧，天要下雨了，」倚芬納夫說着，一面急急划水，豈水般的雨點，

錯落的跌下來，接着傾盆大雨向他們滿身亂灑。他們很從容地在大雨中微笑。不久濃雲四散，太陽漸漸露出芒來。

「我們該回去了！」倚芬納說。

「對的！」

他們剛把船划到浜裏頭頂上，又陰沉起來，接着雷電交作，風雨怒吼，可怕得像怪物降臨，沙寧「哈哦哈」的狂喜似的，在暴風雨中呼吼。

### 第三十三章

愈利在園中漫步，沉視着青黃的葉和流動的水，彷彿是他末日的到臨，他心靈上感到渺茫的悲哀。時常好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事，在一瞬的時間內，一去而不復返了。他確信他有改革世界的權威，潛伏着他一顆廣達的心，可是他不能解釋着他爲什麼有這樣的確信，即使有他確信的權威，能證實他聰明對

理想但是他光榮的生活還不一樣地平凡而消滅。

「哦！來了莉莉，」他說看見他妹妹走來，「快樂的莉莉像一隻美麗的蝴蝶，天天過着她不煩厭的生活，真是幸福極了！」

「愈利愈利！」她清朗的音調遠遠地歡呼着，像一頭活潑的麻雀，愉快地跳過來，交給他一封玫瑰色的信。

「誰寄來的？」愈利狐疑着問。

「茜娜給你的。」莉莉說，却有趣的指指那封信，愈利不覺臉紅了，她很關心她的哥哥和茜娜的戀愛，她說：假使她戀愛她和她結婚，她最快活，愈利聽到結婚二字，覺得很不幸的事，心裏煩燥，臉又紅透了兩頰。

「哦！呆話，不要多說了。」他說，聲調很尖銳，很使莉莉詫異。

她使性地說：「你愛了她，有什麼關係呢？你爲什麼常要裝作一個奇特的英雄。」接着迅速地轉過她的嬌軀，像使性的天女一般，賭氣似的走到房裏去。

愈利合意地望着她，一面折看他的手裏的信。

「愈利」

如果你有答而且你願意做的話，今天能來廟中一玩嗎？因為我姑母壽節，聖餐節一同到那邊去，整天都在禮拜堂內，我一人寂寞而無聊，而且有許多話和你講，你願來嗎？或者不應該寫信給你，但我無論如何等你來。」

愈利讀了幾遍痛苦的火花像一陣風刮滅了，傍晚坐了船，趕到廟裏去。

愈利上了岸，給了船夫麻布，便興奮地爬上山坡，穿過濃翠蒼的長松，進了

寺廟裏的教堂。

「愈利」有人從後面呼着，他旋過身來，看見西乞羅夫，沙寧，特魯德。

彼頓椅里他們從院落裏走過來，西乞羅夫很敬愛地走來，請你一起起程去。

料便謝辭了。

他差樂交集的走出禮拜堂，看見茜娜靠緊黑柱子站着。他心裏猛烈的跳動，見她穿着女學生的服裝，更顯得妖媚動人。

「你好？」他說，他決定在教堂內是否可能和她握手。見許多人畏縮的視遠看他，他立刻覺得面紅起來，可是茜娜兒手足無措的樣子，使窮他和柔地微笑，眼睛露着愛情的光芒，一面却虛誠地畫着十字，他目瞪着茜娜白頸項和健美的體態，心裏很感到甜蜜而快樂。

不一會茜娜和他並肩走過院裏，穿過山坡上的小門，他們默默地同情地覺得「做什麼事，談什麼話」都沒勇氣似的開口。

隔了很長的時間，茜娜仰起頭來，不期然地她的紅唇接觸了愈利的嘴唇，他柔和地擁抱她，茜娜抖擻而變色，他第一次覺得她的柔軟的軀體，投在他的臂彎裏，寺裏摩聲的洪聲，好像美兩人各有所得的熱情，茜娜笑着擺脫了他的擁抱去了。「我去看姑母立刻就回來！」她清脆的香調，在微風中流蕩。

「這多麼呆而快樂的事呀！」他笑微着想，但他耳邊聽見茜娜的聲音：「我來了，姑母，我來了。」

### 第三十四章

寂靜無邊的黑幕，蓋着遼闊的廣漠，悄悄地僅有牧場上獸嘶的聲音，愈和靜坐着等待茜娜，匆促的足聲夾着衣裳的聲音起在他的背後，愈利知道茜娜來了。這熱情的心緒使他急迫而發起抖來，茜娜站在他傍邊也喘着氣，愈利膽壯而且興奮，舉起他的健臂撲着茜娜，抱她到草坡下去，他幾乎跌交。

走到濃林蔭暗的地方，把他懷抱裏的女郎放下，因為她是傾斜的，所以他倆似手並躺着。在閃動而模糊的微光下，愈利的嘴唇熱情的吻着她的蒼唇，她不掙扎，只是猛烈的抖動，「你愛我嗎？」她喘着氣說，她的聲音纖弱而神祕，愈利驚異地問他自己。

「我在做什麼啦！」這思儼然像一塊冰，在他胸猛烈地一碰，她突異地癡視着他的臉，爲羞恥的感覺縮出了他的懷抱，愈利爲矛盾的心意所躊躇，強爲地又想去擁抱她，她同樣地拒絕，他喘着氣放下了她，兩人的心裏都湧起一陣痛苦，各自沉默着。

「請你寬恕我的笨狂！」他忽然說。

她呼吸尤見侷促，他認爲他的話是不對心無疑的傷了她的心，不由自主地說出許多抱歉話，承認這行爲不是他的真心，他倆的情形都很難受，她說：「我要……去了。」

兩人無力地同時站起來，愈利不自然的撲抱她，竭力的想重振剛才的熱情，茜娜像慈母似的感覺，似乎比他勇敢，緊靠了他的身傍，安詳的安慰和微笑，「再會！明天你來看我！」她說時很熱情地吻着他。

茜娜的步聲又遠而消逝了，他癡呆似的站起來，機械式的走下山，發着聲。



的感到慚愧而不滿。他無精打采的走向旅館去。他想：「我無論怎樣不能生活下去！」

### 第三十五章

旅館的長廊下面有一個雄健的道士提着大茶壺匆匆走來。

「師父！」愈利高喊着：「請問這裏不是有一羣鎮上來的遊人嗎？」

「是的，在七號裏請從這裏去。」

當愈利走進房去，他們便一陣歡迎。西乞羅夫慌忙趕上來捉住愈利的手。幾乎把台布也撕破：「來得好，我真快樂極了！這才是講交情的朋友，我很感謝你！」

愈利坐在沙寧和彼得之間。沉默的眼光掃視了全室。一個燈光淡淡地亮着許多甲殼蟲和飛蛾，都撲來尋死。愈利在悲哀小蟲的命運，但一面他在想：「

我們也異於飛蛾罷了，向着燦爛光輝的理想去撲，最終不過可憐的死去。」

「請乾這杯酒吧！」沙寧很親善的把酒送到愈利的面前。

「謝謝！」愈利沮喪地回答，他雖然感到以酒取樂，是最好的事情，但他枯澀的舌，酒菜都覺淡而無味，他想：「我須要離開這裏，就是到西伯利亞要死，都不在乎。」

「依我的主觀，個人是全無意義！」西乞羅夫叫着。

「個人是一個零，只有出自民衆，不願離去而反對民衆的，像中產階級，英雄——這種纔有真實的力量。」

「力量存在那裏？」荷芬納夫挑撥地問：「是不滿現在的政府嗎？或許是的，但是爲他們自私的競爭，利益的競爭，民衆能對付他們嗎？」

「哦！你原來是超人，但我們是羣衆的人，我們當然謀民衆的幸福，做自己的幸福，能使理想成功，就樂在其中了。」

「可是這理是騙人的。」

大家乘着酒興，無意識的爭辯着，沙寧感到討厭，便不愉快的走出院落，忽然看見一個裸足的童子，從模糊的夜影走來，沙寧便攔住他，他告訴沙寧要給一封信茜娜小姐，便向茜娜住的旅館中去了，沙寧尾在後面。

茜娜依在窗畔，正在追憶剛在一剎那的愉快的形象，露着自然的微笑，那時童子已把信送來，茜娜看都布那樣子寫着：「你可能的話請今晚回鎮來，觀察員已經到了，如果你不在校中，會看不上。」

茜娜把這情形告訴了姑母，要求那童子伴他去，那童子吞吐地說：「我來找母親的，這信我便道帶來的。」

「但我怎能一人去呢？」

「好！我伴你去吧！」童子決定了說。

他們在芬芳的夜色裏走出來，茜娜立刻發了一聲驚呼，因為他在這時裏

個。

「是我。」沙寧笑着說：「到那兒去呀！天黑了！」

茜娜伸出她抖顫的手道：「回鎮上去，她們遣人來叫我的。」

「你一個人去嗎？」

「不這童子和我同去，你在這兒有事嗎？」她問。

「我們都在喝酒，愈和也在呢！」沙寧笑着說：「溫存的握着她手，茜娜聽他提

起她心裏喜歡的人，面上浮起兩片紅雲。

「要是你喜歡，我划你過河，不必繞道了。」

「好的，岸上很滑濶，讓他划你過河吧！」那童子說。

「那末你找你的母親去吧！」茜娜說着，便隨了沙寧沿岸走動。

「可以抓住我的臂！」沙寧說：「否則你要跌倒。」

茜娜將他挽住，當她觸着他鋼鐵般堅硬的筋肉，覺得有一陣奇異的快感。

他們足下的泥土溼滑，茜娜緊緊挽住她柔軟手臂的溫熱同沙寧她交流着，她勉強不停的笑。

他們上了船分開河水裏的月光，茜娜搶着要划沙寧，便讓給她划她柔麗的身體，在沙寧身旁輕輕擦過她，觸到他手指的時候，他能夠看見他，消魂的胸

口……

月光浮在河面上，淡淡地映着她美麗的面容，他們已像走進了美麗的仙境，超越在法外和因果之外了，茜娜叫着：『可愛的靜夜呀！』她狂笑起來，不能克制衝動地說：『不曉得我要怎樣，我像把帽子拋到水裏，披散我的頭髮。』

『就這樣做好了，不管怎樣吧。』沙寧喃喃地說。

茜娜看出沙寧對她敬親心裏非常快樂，但她想到自己祕密的願望，不由得臉色變紅，她從前沒有和沙寧談過很多話，聽說他是一個別有見解而特傲的人，現在碰到了更覺很有趣味。

「你知道愈利的生活爲什麼悲觀他真不幸呢？」茜娜問。  
「沙寧說：『他是一個有奇特個性和能力的人，他時常分析他自己的生活，疑慮到他生活的願望，戀愛，和一切是否合理於生活的價值和樂趣，所以他生活就越悲觀了！』」

「我不甚了解你的意思。」茜娜柔和地說。「愈利好像時常不滿足他的生活，因而發生苦悶的不能滿足的人，則那人已超乎生活之上了。」

「就是不能超越於生活的。」沙寧回答。「因爲他自己也是生活中的份子，他不滿足的原因，實在他自己，他不是無能無勇，憑他的能力可以充量的滿足他的慾望，預期這些，這中生活的不得自由的人，他是滿足得多了……人有的，便是意志和慾望，這兩者，才成了整體，而人們偏把他們分開，認肉體爲一種慾望，用這都壓抑之來束縛，這是受了這欺人的人生觀的遺毒，然而肉的需要是慾，慾的本能是追求牠的快樂，因爲有了制裁，所以發生痛苦，到了最後，

便感覺他生活的悲苦，可怕生活下去了。」

「是是。」茜娜竭表同情，許多新穎的思想值灌入她的心坎，彷彿被偉大的力量和熱望引誘她感到快樂了。

「但是戀愛怎樣呢？不受牠的束縛嗎？」

「沒有束縛的戀愛受了束縛必生痛苦，痛苦是妒嫉的原因，而妒嫉是奴隸性的結果，所以無論怎樣奴隸性都能引起損害戀愛的真理，應該快樂，而不拘束去儘情地去享受，那末才能獲得戀愛真正的自由了。」

「我現在沒有怕懼了。」茜娜想她望着沙寧，見他丰姿英俊美麗健康，她想「多美麗的男性呀！」她微笑她自己的好奇，周身都在抖顫，沙寧的呼吸也偏促起來。

「呀！我不能划了！」她溫和地說：

沙寧站起來走她去，她驚異地問：「來做什麼？」

「沒什麼！我只要……」

茜娜站起來，想和掉位置，那船猛烈地起了簸蕩，她攀住沙寧，倒在他的臂挽裏，她想不到地，她溫柔地延長他倆的擁抱，熱情的燦注，兩人的血液頃刻沸騰起來，沙寧快樂地喊出「哦哦！」

他狂熱的擁抱，壓得她向後仰，她的帽子落掉了，船蕩動得更加劇烈，水浪不斷地湧向河岸。

「你幹嗎呀！放下我吧！因為天……你幹嗎呀！」

她低弱地叫，她想從他鐵臂裏掙扎出來，但沙寧更緊地壓在她丰满堅實的胸腔，直到他倆並在一起的軀體間沒有一絲縫隙。

黑暗散布在他倆的四周，她莫明其妙的失去了她意志思考的能力，肢體酥軟如棉，她已被對方的意志征服了！

她終於清醒了，月光明朗地照着俯向她的沙寧的臉，她感到遺失了自己。



不可挽救的祕密，在沙寧懷裏哭泣起來，沙寧溫和地抱她，抱在他膝上，深情激  
感的安慰她。

「現在我怎樣好呢？」她大聲說。

「我們再商量。」沙寧回答，依舊緊抱着她，她也不恨他，也不卑鄙他，她只

希望。

「現在隨便做什麼都沒有關係了。」她對自己說，她這神祕而好奇的思  
索，這個壯健的生客又是她親密的的朋友，她應該怎樣去對付。

「我要和你一同去嗎？」沙寧溫柔地問。

「不，還是讓我一個人去吧。」她回答。

小船在快要黎明的河岸上，不久便到了岸，沙寧把她抱出船來，同時很愛  
她而感激她，她不自主的微笑起來，沙寧含情地拉着她道：「美人吻我！」

「現在一切沒有關係了！」她想，一面把她的紅唇喂在他的唇上，就給了。

他一個狂熱的長吻。

「再會了！」她低聲說。

「美人不要惱恨我罷！」沙寧哀懇說。

她蹣跚地跨過河，闊沙寧憂愁地望着，見她走向朦朧的白霧裏去，麗影消滅了，便回到船中，發出洪亮而快樂的呼聲。

### 第三十六章

西娜到家後，像死屍一樣的睡去了，可是不久又醒回來，她時刻覺得她有一個可羞的影，痛苦的疾殺她的心房，她凝視着那邊牀上的枕頭上睡的都一番覺得玫瑰色的臉，映着美麗的光輝，她更覺得羞恥和痛苦，她懶懶地打開了窗子，仰着疲倦的眼睛注視着剛出現的太陽出神，她追索瘋狂般的昨晚，已斷送了她的一身，她忘了自己已經愛過的那個男子。

她整衣的聲音，驚醒了都布番，她驚異的詢問茜娜的神色，茜娜裝着從容的樣子，掩拭了自己蘊藏的恥辱。

不一會，她穿戴了衣帽用平日一樣的快速態度走到學校裏去，中午剛來的時候，無意的碰到了黎澹，她倆嬌美地站在陽光下微笑地談話，黎澹妒忌她有幸福而無愁苦，茜娜妒忌她自由和快樂，兩人同樣的妒忌然而一樣的懷苦。中飯以後，茜娜靠在窗口凝呆地凝視園中的幾許殘夏的景象，她見沙寧慢慢地踱到窗口來，「早安！」他伸出手來說時，她的心神還沒在驚駭中回過來，沙寧又加高他誠愛的音調說：「祝你早安！」

「早安！」茜娜嚶嚶地說。

沙寧靠上窗檻說：「到園裏來走一次我有話說。」

茜娜又被一種奇異的力量感動得走到園裏，茜娜不敢看他，他握住她的手，溫柔地拉她坐在他的懷裏。

「我不知道應該來看你嗎？因為你在想我有非常惡劣的景象待你，但我不能不來解釋一下，使你減少憎恨我的心。總之，我不能壓制我的好奇而不一樣做，而且我感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失了永不再得到，你又是這樣年輕而美麗……」

茜娜緘默着。

「昨天的美麗現在已轉變得可憐了！」他說，「驕傲的慾望尤高，失敗的悲哀尤厲害，然而人生是快樂的，昨日的一幕是生活必經過的幻影，假使我們不能生活一起，昨晚的事將長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成爲最美麗最愉快的人生寶貴的一個經驗。」

「假使是……」她無意識地說，接着微笑起來，忽然她看出自己燬滅的整個生命，她又可怕而愁恨。

「走開！離開我！」她切齒似的厲聲說，而露兇暴的站起來。

沙寧着實憐憫地想走上去告訴她要愛她的意思，並且永遠保護她，可是他覺得像有一種東西阻止他，同時他感到是一種卑鄙補救他的方法，他想

「人生一定對這認定的目標走去的。」

「我相信你還很愛德利，也許因這而使你心疼吧！」

「我誰都不愛！」茜娜憤憤地說。

沙寧悲哀地懇求道：「請寬恕我，不要恨我，你還像從前的美麗，昨晚的樂事也可全給你所愛的他——再見吧……但你需要我幫助的時候，你告訴我，我爲你可以犧牲我的性命！」

茜娜沉靜地注視他，「這事也許不會給誰知道嗎？」她想到這話，好像不可怕了，他們互相默視着，各人的心裏都還着一個值得的祕密，深刻在腦裏，並遠去愉快的回憶，「好再見吧！」茜娜婉聲地說。

他們快樂的情緒又濃厚起來，她伸出纖手，互相吻着，親愛而天真，活

像是兄妹一般。

茜娜送沙寧走出園門，感傷地望他走去，她才回進園裏，閉目思索，他想這事情的經過要不告訴愈利。

「不！不！我不要再記憶這事了，並且希望忘記。」

### 第三十七章

第二天的早晨，愈利起身得很晚，口味惡劣，頭目暈眩。他的腦海又在追尋昨晚在樹林裏山坡下的情形了。他想：

「倘使我乘了這個機會，佔了她便宜，便是卑污了我自己，但我現在對她應該怎樣呢？佔污了她再去拋棄她，我是絕不肯做的；那末和她結婚吧！這我不願為，結婚是清俗的觀念，不可能的。但是我很愛她……唉！為什麼推開了她自己走了呢？為什麼要去掉我的幸福呢？奇怪！荒誕！」

他靜坐了一回，讀他最近所寫的傻語：「世界上不分善惡，有人說：至善的事，是自然的，更有人說，為人謀幸福，便是善……」

「奴隸總希望自由，但他的主人希望他的奴隸，長為他的奴隸，富人要保守他的財產，貧人則要被壞他們的財產，壓迫者想恢復自由，勝利者希望永遠維持勝利，沒有愛他的人，想人去愛他，活的人要望長生不老，人想剷滅野獸野獸想剷滅人類，根本是這樣，永遠也是這樣，有了生必有死，生，死，是人類自然的循環，有了惡事發生，才見善的行爲，幸福便是痛苦，痛苦便是幸福……」

他覺得自己所寫的都是驚人的真實的語句，在感傷中稍含得意，他向窗外望去，見花間草際都充滿了殘夏的景象。他心裏鼓氣了一種不可言喻的忿怒。

「春夏秋冬，天理永遠這樣的循環，但人總是單調而孤獨的，人終不免於死，我什麼事情都不關。」

這困惱痛苦的思想，又衝進了腦海，他覺得人生已在身邊擦過了，就是位英雄，也必須經過這痛惱的奮鬥，死了，沒有痛苦，才是唯一真實的生命。

他眼前出現許多功業，一種勝過一種，而每種勝利都象微笑的死人頭，他把眼睛閉起，可以看見一個灰色的聖彼得堡早晨，潮濕的磚牆下，放着一具絞人的刑具，他想像着一支手鎗口冰冷的壓着他的眉心，又想像一種眩暈的聲浪，皮鞭在打着他赤裸裸毫無遮掩的面孔和背心。

英雄的事業消逝了，絕望又在對他猶笑。

「希望有人鎗殺我！」他想：「從我腦後一鎗可以結果了我的生命，不是狂妄，難道不會自己打死自己嗎？我沒有勇氣完結我的生命嗎？遲早要死，所以……」

他走避寫字檯，抽屜裏取出鎗，「我試試看不是困我……玩玩罷了」

他把字鎗放在衣袋裏，沿着花園的長廊走去，口裏呻吟着悽慘的曲子，薊薊



看見了，他便裝作自然的樣子去玩着破花壇上黃貓。

「這是什麼局！生命橫在我的面前，但是我還只二十四歲！」

他忽然又想起了芭娜，而且經過在樹林中那樣舉動，再遇到她時，他怎樣辦？但他又不能禁止自己去看她，他慚愧極了！生不如死的好！

「我生命這樣苦，……！我不再見她，是的，生不如死的好！」

「芭娜永遠從他生命上消失了，橫死前面的是冷酷而無希望的日子，不生，還不如死的好。」

在那時候女僕喚他吃午飯，他想：「吃了午飯以後恐沒有時間了。」他混身打顫，他預知死期來了。

他像賊一樣躲到樹背後，便向自己胸口碎的放了一鎗。

「打歪了！」他希望仍舊快樂地活着。

女僕狂叫的衝進屋內去，不久愈利還狂叫：「請醫生去——快！」但是他

漸漸地失了知覺。

### 第三十八章

愈烈的自殺，不論執視他愛他的人，都悲哀他的慘死。出殯的那天，家族裏的人一個也沒有參加，因他的父親患着癱瘓病，莉莉侍奉左右，呂式甫代表料理喪事，這樣的寂寞，旁人都爲他感慨。

殯儀經過茜娜的門口時，她和羅布加入送殯，茜娜像受過刑罰似的那樣慘痛，雖然她相信愈利不會知道她的祕密事件，可是她總感到負擔祕密的可恥，她承認自己是世上最可憐而最可恥的人，她整哭泣於幻夢中，吻着她已死的愛人，醒的時候，好像她跌入了深谷，沒有人挽救了，沙寧走近她時，她異常憎恨的望了他一眼，轉過她的身。

在他們的前面，有許多人跟在殯儀的後面，唱着挽歌。

「真可笑啦！一個懦弱的人，竟忽然自殺！」倚芬納夫說。  
 「我相信，」沙寧回答，「手錶未放三秒鐘以前，他還沒決定自殺，他活和死是一樣的。」

墳場上蕭煞的秋氣，承受了愈烈的十字架和殯儀。

茜娜發出慘痛的呼聲，打破了岑寂的空氣，引起送葬人痛慨，她渴想把她的美麗與青春完全託付他，但是渴望託付的人埋在黃土底下了。

「請那位演說一下。」西乞羅夫說。

「請沙寧吧。」倚芬納夫說。「沙寧沙寧！」

沙寧含怒道：「你去演說好了。」他在聽着遠處茜娜的哭聲。

「我不會他確是突出人材的一個，請講幾句吧。」

沙寧瞋目叱道：「講什麼？不過世界上少一個傻子罷了！」這句刻毒話，直

刺到全場人的耳朵裏，都目瞪口呆，都布番却大聲罵道：「不要臉的東西！」

「爲什麼？」沙寧問。

都布番要去打他，但是被女郎們阻住，送殯的人立刻混亂起來，激烈的反抗聲，喧嘩聲，像雨擊芭蕉一般，聲勢滔滔，很想爲難沙寧，他留心着這小小的一幕，微笑地喊道：「都是些呆子！」

倚芬納夫很感慚愧地說：「好鬼迷他們嗎？」

「我們去吧！」沙寧在路上，看見呂式甫西乞羅夫都怒目而視沙寧切齒的迸出聲音來：

「你們都是呆子，對我這的表示憎恨，愈利的生命，是一個絕不作道的生命；他的死，因爲他自己幹了『下流事』——喂！你們都是太呆笨，太淺見了，我不和你們解釋，你們撞見鬼嗎？走回去吧！」

他說着向人叢中衝開一條路。

「不要推！」西乞羅夫說。

「好寧靈」

「你怎能這樣懼嚇他們？」荷芬納夫問，他們已走上街道。「你確是個可  
恐怖者！」

「假使有妄想的青年來纏繞你？」沙寧答。「我勸你用橫斷的手段對付  
他們。」

### 第三十九章

「喂伴我到火車站去，我要離開這裏了。」沙寧說當他們走上灰黑的街  
道。

「爲什麼呢？」荷芬納夫問。

「我討厭這個地方！」

「有什麼事懼嚇你嗎？」

「沒有我祇希望離開。」

「什麼理由？」

「我的哥哥，請不要這樣愚問我了，走就走，因為這兒人們那樣愚，他媽非哥夫黎，我現在也覺討厭了，我決不能再忍受。」

「你須和家裏人別離。」

「不必或許她們再來麻煩我。」

「行李呢？」

「我無需多帶，你願等在花園裏，我把行囊從窗口裏傳給你。」

「朋友，你去我長嘆道，何……我怎樣呢？」倚芬網夫躊躇着說。

「和我一同去。」

「那兒去呢？」

「沒有一定。」

「可是我沒有錢。」

沙寧不禁笑道：

「我和你一樣。」

「不我還是去教書吧！」

沙寧穿過天井進了屋，倚芬納夫在黑暗中等候。當沙寧走過客堂，聽見廊上有人聲。

「你要我怎樣？」黎澹負氣地說。

「我不要你怎樣？」拿非哥夫也負氣回答：「這不過奇怪的，你自認爲我犧牲，而是……」

「是，是的。」黎澹說，好像正在哭。

「這不是爲我犧牲而爲你自己，你還要什麼啦？」

我……不知道。」黎澹嗚咽着。

沙寧繃着眉走向房裏去。

「黎澹又走了這一頭，」他想：「她投河死了也許好一點。」

「你還不來嗎？」倚芬納夫不耐煩的問。

「再等一會！」沙寧整理東西，慘漠的臉露出窗口。

「接住！」

沙寧把行囊傳給倚芬納夫從窗口跳下來。

「走吧！」

他們急急走過了花園向火車站走去，車站裏人們四散亂撞擁擠不堪沙

寧和倚芬納夫在餐室舉行餞行。

「祝你旅途幸福，平安快樂！」倚芬納夫說。

「我的旅途是一樣的，」他微笑地說：「對於生命我不望希也不要求至

於幸福，老和死罷了！」



他們走上月台在清靜處舉行告別。

「再會！再會！」

「再會！」

接着一聲，火車已在移動。

「喂！我很愛愛你，你是我最知己的人。」喬芬納未感說。

「唯有你是我最同情的朋友！」沙寧說，跳上火車，「別了！」他叫着：「再會！」

### 第四十章

火車裏的空氣窒息而污濁，沙寧坐在三個農人中間，他們正在談話，一個  
人說：「你說百軍都不好嗎？」

「不能添好了！」  
「日的老年人說：『他們全為自己的權利，不

「我們一切了總之爲權利而爭鬥，披勝弱威。」

「爲什麼又要爭吵呢？」沙寧插口問。

「老人看了他一眼，討厭似的揮着手說。」

「我們能管得什麼呢？」

「善哉！沙寧掉換位置，他明白農人祇知過他們奴隸的生活，對於壓迫他們的人，既無力反抗，又無力剷除，始終祇知過他們的奴隸生活。」

「到了三夜了，沙寧也睡在牀上，對面的商人却在罵她的妻子，她不敢響，含着恐怖的眼光看着周圍。」

「味可憐的賤母牛，我給知道些厲害，」他吆喝着，婦人的哭聲，把沙寧驚醒，這人連忙把手縮回，但已被沙寧看見他虐待妻子的情形，「你這野獸！」沙寧忿極地說，那人駭得祇是合縫了小眼睛，癡笑。」

「沙寧走到車後的露台上，在他經過車廊的時候，旅客們縱橫交疊地站着，

天色已朦朧破曉，他們憔悴的臉，在曙光裏現出狼蒼白，一種絕望和痛苦都在各個大臉上表露着。

「人是壞東西！」他想，他吸着新鮮的空氣，希望早一刻逃出混濁的車箱和可惡的人羣。

東方已噴射着紅光最後的夜色已消沉在地平線下了沙寧毫不遲疑他負了行囊，從腳板跳下去了。

火車狂暴似的在他身邊經過，那時他正跌在柔軟潮濕的沙地上，他大笑，着站了起來，車後的紅燈閃爍得像一顆小星。

「好呀！」沙寧發出快樂的呼喊。

他的周圍，一切都廣闊遼遠，碧綠的草地，遙遙的遠接天際，沙寧瞭望這廣漠的原野，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他挺起了偉梧的軀幹，向暢快而燦爛的晨光走去。

1936.9.12

脫稿於黃葉村

11-11-11

15

11-11-11